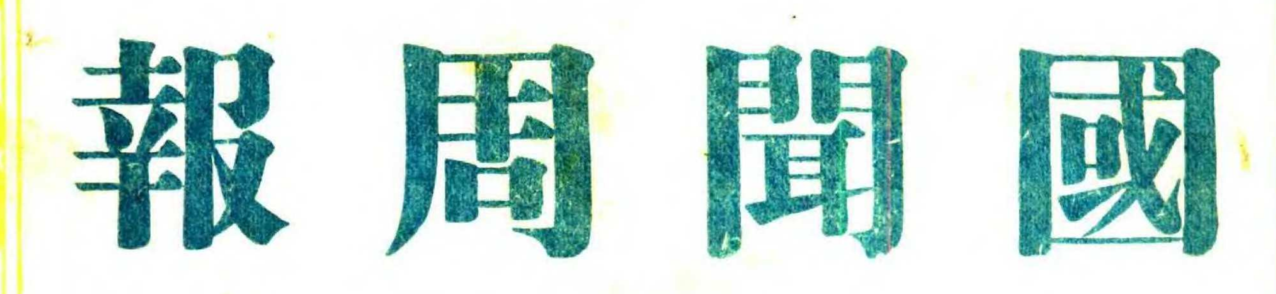


第十卷第十三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慶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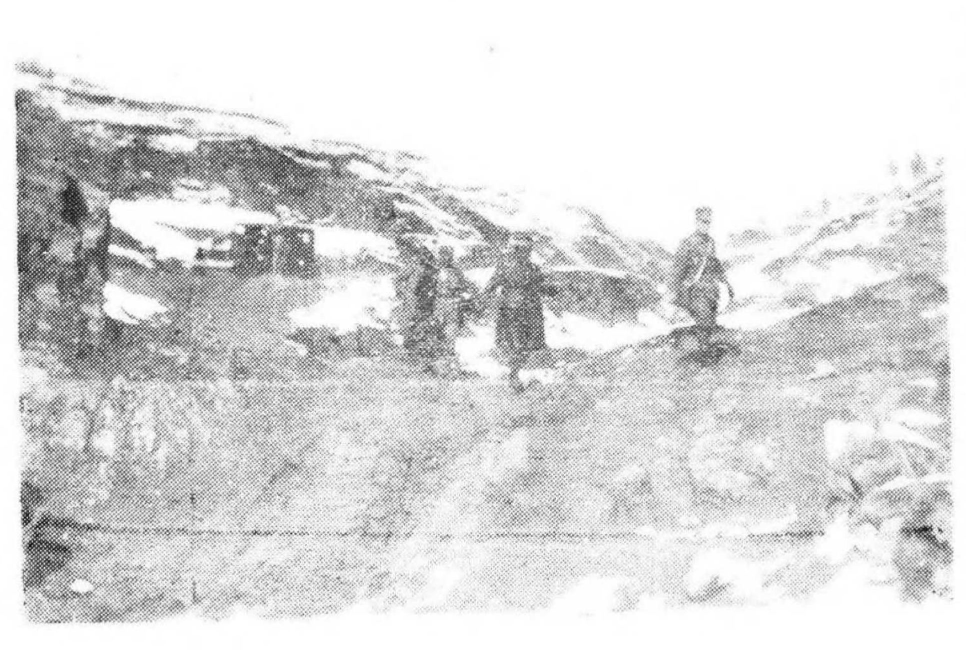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站別 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九•五六	一〇•一八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一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三•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列車次數＼站別 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五七	一五•一二	一五•五八	一六•三三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二〇•二五	二二•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二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	浦	口	開	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二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二•五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三•二〇	四•三二	五•三二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羅文峪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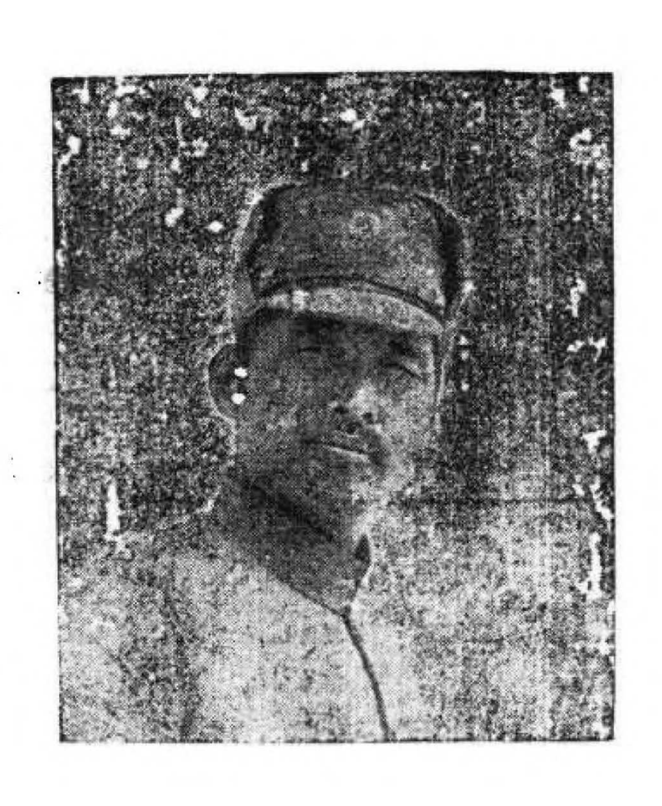
（上）羅文峪陣地之我方將領，由左至右，王治邦旅長，劉汝明師長，俞飛鵬總監，孔祥熙馮治安師長，宋哲元總指揮，龐柄勛軍長，（中）某陣地之俯瞰，（下）我重要將領視察前線，

冷口前線



（上左）在冷口前線督戰中之商總指揮。（上右）在冷口外勘查陣地之第二團呂參謀長（有×號者）及黃（有△號者）李（有○號者）兩師長。（下）冷口之雄姿，有記△號者，即冷口門。

時人彙誌



馮治安

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字仰之，河北故城人，歷任軍長師長等職，馮氏勇毅沈着，此次喜峯口戰事，最初馮部接防時，主要山峯已失，馮部拚死反攻，始能失而復得，鞏固全線，而犧牲亦甚重，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詳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投稿本社有酌量增删權。如不願增删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薪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三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大公報 出版書籍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蘇俄視察記

本書爲大公報記者曹谷冰先生於二十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七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歷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日美太平洋大戰

英國海軍專家白華德著
楊歷樵・馬全鰲・趙恩源・合譯

本書審考根據日美的國際關係，推測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可能，用合理的判斷，揭佈兩國作戰計畫的優劣，並本其海事知識描寫海空軍戰略變化，內容有日轟炸巴拿馬，菲列濱海戰，日軍佔領全菲，遠東風雲的彌漫，日軍襲噉美岸，美遠征艦隊敗退……以美軍勝敵計成功日軍慘敗爲結局，附有日美太平洋形勢圖及兩軍戰爭插圖十二幅，駭目驚心，有聲有色，

精裝一厚冊 價洋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大街

獲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傑作『大街』一書，由白華君譯出，曾在八卷國聞周報陸續刊載，現已發行單本，全書都五十萬言，共佔八百餘頁，共裝兩厚冊，洵文壇巨著也，此書在美國列印數十版，已譯成全歐各國文字，研究近代文學者，速購讀之 每部八角 郵費一角五分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著

已出至第四卷
每卷價洋一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取材於外交檔案及秘本筆記，集爲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料之大成，經著者勾玄索隱，附以論斷，組織縝密，條理明晰，提綱絜領，一目瞭然，既便於誦讀，又便於考證，實爲有系統之著作，至插圖之名貴，尤爲世所鮮見，關心中日外交者人手一編也

日本軍人眼中之日美危機！

本社前譯印英海軍專家白華德著日美太平洋大戰，以小說體裁，描寫意想中之日美海戰，已暢銷國內，風行一時，本書則詳列日美兵力，根據海軍正確知識，用公式比較日美海軍戰鬪力，可與前書作參考觀也，全書四百六十餘頁，插圖十餘頁，定價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蘇俄外交秘幕

本書爲楊歷樵先生譯述，出版後不脛而走，初版早經售罄，由本社趕印再版，嗣因各處購取踴躍，又添印三版，頃已出書。際此中俄國交初復，欲知蘇俄外交真相者，請快購閱！全書十萬言，插圖廿餘幅，裝印精美，興味濃郁，每冊大洋四角，外埠郵費一角，

艾秀峯譯

日本的農業恐慌

農業恐慌爲日本目前內政上最大問題，而以日本現在之方法則必不能救，讀此可以判斷日閥之侵略中國與日本無補，蓋著者爲日本左傾派，對日本內政影響農業的缺陷，無所諱言，此書可爲研究日本的標準實錄，國人其勿忽視，

定價六角郵費一角

日本改造法案

此書爲日本法西斯首領北一輝所著，操縱政權的少壯軍人派奉之如聖經寶典，「九一八」事件的爆發，這本書便是一顆炸彈的頂門火，欲明瞭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者，不可不讀此書。

定價大洋四角郵費一角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三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日出版



日本宣告退盟

記者

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以四十二票對一，通過特委會議決之報告書時，日本代表團憤怒露外當場退席，顯有頑不遵從，退出聯盟之決心。惟以事關重大，朝野意見分歧，元老重臣，以及穩健政客，多主仍與國聯周旋，免陷孤獨之境，而狂妄橫行野馬失羈之少壯軍人派，則力主脫離國聯，與世界爲敵。匝月以來，退盟問題頓成日政府之中心問題，首由外務省擬定三項提出國聯之文件：(一)退出國聯處置案；(二)退出國聯通告書：(三)退出國聯理由書。奏請諮詢之理由書，已於十一日經閣議決定。該通告書理由書提交樞密院審核。十六日以來，樞密院精審討論，卒於二十七日樞密院御前會議中通過矣。至此國聯威嚴，全被日本蔑棄，其破壞世界和平之意益顯然矣。

通過情況

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在宮中東溜間舉行樞密院御前會議各顧問官及政府側諸員於午前九時餘陸續入宮，以皇座爲中心，依馬蹄形設席。樞密院方面議長倉富以次各顧問官，政府方面齋藤以次各閣僚。屆時日皇着陸軍常禮服，由倉富及二上引導入座。倉富乃宣告開會。平沼報告審查委員會之結果約二十分鐘。然後由各顧問官與政府當局間質問應答，並開陳意見，此時日皇熱心的聽聞討議。問答完畢後，倉富請贊成者起立，結果各顧問官及各閣僚全體起立，遂一致依照審查委員會之原案，將退盟案通過。日皇旋即進宮。倉富於御前會議散會後，即以文書上奏樞密院之決定意見，結果午後已發下政府。乃由內田外相對國聯秘書長德留蒙發出通告，同時並由內閣將通告文及政府之聲明書公佈。

日皇詔書

日皇二十七日頒發詔書如次：

『朕維曩者世界平和實現，國際聯盟成立，皇考欽命帝國參加，朕躬紹繼，罔敢或懈，前後十有三年，始終協力。今日當「滿洲國」之新興，帝國以尊重其獨立，促其健全發達，爲除東亞禍根，保世界平和之基，然不幸國聯所見，與此背馳，朕命政府愼重審議，遂至採脫離國聯之措置。雖然，確立國際平和，爲朕所翹

望不已。是以對於平和之途徑，此後仍協力不渝。今雖與國聯分手，而隨帝國之所信，固非偏於東亞，而怨友邦之誼，益敦信於國際，以顯揚大義於宇內，是朕夙以爲念者也。方今帝國遭遇非常之時難，此正舉國振作之秋也。爾臣民克體朕意，蹈正履中，戮力邁往，以處時局，進而翊成考之靖獻，訊期有貢獻於人類之福祉焉。昭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向國聯提出之退盟通告全文如次

退盟通告

『帝國政府認以欲貢獻於東洋平和之帝國國是，與企圖各國間平和安寧之國際聯盟之使命，其精神完全相同，既往十有三年，以國聯理事國，抑以常任理事國，爲達成此崇高目的而協力，此帝國政府所引爲欣快者也。而其間帝國當以不劣於任何國之熱心，參劃國聯事業乃不可滅之事跡。同時帝國政府鑒於現下國際社會形勢，確信爲謀世界諸地方平和之維持，須運用國聯盟約，本如此之公正方針，而國聯始得全其使命也，及昭和六年九月，見日華事件之委託國聯也，帝國政府本此確信，於國聯諸會議及其他機會，爲國聯以公正妥當方法，處理本事件，貢獻於東洋平和之增進，以顯揚其威信起見，提倡確實把握該方面現實之事態，爲盟約之運用，乃爲緊要。就中力言中國非完全統一國家，其國內事情，國際關係，極其複雜，富於變則例外之特異性，以故一般國際關係規準之國際法之諸原則及慣例，關於中國於其適用，顯然相異，而成爲變則且異常之國際慣例，此府已屢次强調說明矣。然徵於既往十七個月間國聯之經過，國聯多數國家因不明東洋現實之事態，致就國聯盟約及國際法諸原則之適用外謀其解決。帝國政府與此等盟約國間，屢發生重大意見之相異，極爲明顯，其結果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特別大會採擇之報告書，既不顧帝國於確保東洋平和外，並無何等意圖之精神，同時且基於事實之認識不足，而於論斷亦陷於非常誤謬。就中以九一八事件當時及其後日軍之行動，獨斷爲非自衛權之發動，於東洋政局作成新糾紛之俁子，一方且漠視「滿洲國」成立之眞相，而否認帝國承認該國之立場，是欲破壞東洋事態安定之基礎者也。尤其勸告中所揭之條件，於東洋之安寧維持，不得有何等貢獻，此層業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帝國政府陳述書中敘明矣。要之，不得不認爲多數盟約國當處理中日事件，與其現實確保和平，而寧以尊重不能適用之公式爲更重要。當其一洗將來紛爭之禍根，而寧以擁護架空之理論爲更貴重也。以故，此等盟約國與帝國之間，意見之相異既如上述，帝國政府確信維持平和之方策，尤其確立東洋平和之根本方針，與國聯所見完全不同。

帝國政府確信從此以往，無再與國聯協力之餘地，是以根據盟約第一條第三項，而通告退出國際聯盟者也。」

外交方針

日政府退出國聯後所採外交政策，決立脚於自主，公正，不屈之三標語上，以期獲整備美俄華三國間之國際關係，而增進遠東和平，且一掃互相間之敵對的感情，並圖充實日本經濟外交，而增高其自立的位置。更個別的詳述之，即對美國除却依據司汀生主義所種對日惡感，而期使該國承認日本在遠東方面所處指導的位置，並爲維持遠東及太平洋和平計，在兩國間獲得局地的諒解，而於經濟方面，仍盡有無相通之誼，就軍備及其他非戰的設施等，亦望能認識互相之特殊事態，而予以好意的協助。關於對俄方針，雖認爲現尚未達到締結日俄互不侵犯條約之時期，但當尊重其經濟的提携，而使俄滿條約關係公式化，以期獲除却北滿國境地方之不安狀態，而克澈底實行親善政策。關於對英方針，當尊重該國在東亞所享之特殊利益，並使其充分理解日本對滿關係，以期獲維持日英同盟以來之友誼。關於對法方針，當力圖使該國持與英國相同之態度，承認日本在遠東方面之主動的地位，此外對於國聯及其他歐洲政治問題，當持消極的態度，並對軍縮及其他一般和平事業，予以協助。又對南美及其他各國，亦當增派或撤換日領，以圖使雙方間之經濟交通，益趨圓滑，並發展雙方間之文化。

齋藤談話

齋藤首相於關於退出國聯緊急閣議散會後，談稱：茲奉關於退出國聯之詔書，不勝惶悚之至，今後官民自當遵奉旨意，協力從事。關於退盟後之外交，當仍採以維持世界和平，增進人類幸福爲基調之方針。至其具體方策，則當茲國際政策異常微妙之際，礙難明言。惟外務省方面，此後應即講求萬全之策，自不待論。又現雖有設立考查部之議，但無論此事能否實現，亦須充分進行一切。總之，政府處此非常時局，自應整理財政，刷新教育，善導思想，而期不至有所貽誤。本人因現無必須辭職之情形，故擬暫行照常擔任。又政黨間頗有倡恢復憲政常道之論調者，此固爲予所極希望之事，惟欲使此事實現，首須由政黨自循正道而行，以期獲得國民之信賴。

內田談話

內田於退出國聯通告發出後，述其時局感想云：政府所採關於解決中日問題之措置，係按照全體國民鞭策政府之方針而進行，故無論何人，當此時局，其所採辦法，亦只有一途。因是予對政府迄今所採措置，殊不感受困難。惟苟一思及今後時

局，則以尙有對華之一大問題懸而未決，其前途殊難樂觀，故切望國民，其中尤以操筆政者爲之後援。二十八日向新聞記者談話，稱「其他列强關於日本對「滿洲國」與中國所持之不能避免的適當態度，應予以領會，否則對於世界和平將爲不幸

各政黨領袖均贊成政府退出國聯，政友會總裁鈴木注重「日本退出國聯後，必須採取自動的嚴厲外交方針。」民政黨總裁若槻稱：「國家於遂行其使命時，必須堅固團結。」國民同盟會總裁安達稱：「日本應組織一亞洲國際聯盟」。蓋以木已成舟，各政黨祇可同調。觀夫近日鈴木對新聞記者談話之前後矛盾，足徵政黨之逢迎日閥，與日閥之强姦民意也。

國聯答覆

國聯秘書長德留蒙對於日政府退出國聯通告所致覆電，於二十八日早到達日外務省內容如下：「內田外相閣下：本秘書長已接到三月二十七日貴外務省所發電文。在該電結論中，係通告日政府根據盟約第一條之規定，決意退出國聯。其第三項乃規定「凡聯合會會員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聯合會，但須於退出之時將其所有國際義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本秘書長當立將此項回答與尊電通知各會員國云。因該文中重引條文，日方人士，多疑其預作某種伏線焉。

國聯二十一國顧問委員會主席挪威代表藍治向路透記者談：顧問委員會二十八日或可開會，討論日本退出國聯事。日本退出國聯，兩年後始能生效，但目前各國當局已着手計畫改組國聯行政院。各小國對於國聯行政院事事以高壓手段對待各小國，故咸有怨聲。此次中日糾紛及裁軍會議之進行，尤爲各小國所不滿，一種憤怨不平之象，頗有變爲公然反抗之可能。故一般觀察者表示，國聯行政院人選，或將更動，即更改推選辦法，亦未可知云。

外羅宣言

二十八日晚羅外長發表宣言如次：日本政府不顧國際條約之尊嚴，國際聯合會之決議，實行以武力佔據東三省，進攻上海，並侵入熱河，今復更進一步，正式宣告退出。以促進國際合作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爲職志之國際組織，當茲國聯積極努力解決中日問題之時，日本政府採取此項步驟，不啻故意設法損害大戰後維持世界和平之組織。且無異明白宣言，拒絕以和平方法解決此極重大之國際爭執，並强迫中國接受日本所欲提出之任何條件。日本政府所陳述之脫離國聯之理由，見無再行申辯之必要。良以此種謬論，屢經中國政府及國聯

之迭次決議與大會報告書予以澈底之駁斥也。惟有必須指明者，即日本退出國聯之宣告，並未免除其實際脫離國聯前所必須履行之種種義務。查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明白規定「凡聯合會會員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聯合會 。但須於退出之時將其所有國際義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今試將此項規定適用於日本之宣告退出，其意義顯謂自國聯受理中日爭議以來，所有行政院及大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對於日本均仍有效。並在日本之退出能視爲法律上之事實以前，所有國聯方面關於此案所可提用通過之一切決定或決議，亦將對於日本同等有效。不僅如是，凡各項國際條約，經國聯宣告爲解決本爭議之原則者，其規定之義務，在日本尚未完全履行之前，日本亦不能享有退出之權利。簡言之，即日本如欲享有退出國聯之權利，更須在通告退出後之兩年期間內實行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及國聯盟約所規定之一切義務。否則，日本仍將爲國聯之一員，且將與其他之國聯會員國同等受國聯之管轄，以此種種，中日爭議在國際聯盟下之公允處置，決不因日本現所採取之步驟而受有任何不良之影響。自他方面言之，日本宣告退出國聯，不僅不足以損及國聯之威信如日本私心所希冀者，且適所以促使國聯以更迅速有效之方法處理中日問題。蓋日本出席國聯之代表曾一再以退出國聯相恫嚇，而國聯毅然不顧，以一致之決議通過大會報告書，足見其欲以國聯之原則解決中日問題，早具決心，唯其如是，故彼一意孤行屢違國聯盟約及國聯決議之日本，一旦宣告脫離，反足減少國聯執行其艱鉅任務時之牽制。中國政府深信國聯地位必將益形鞏固，且將採取緊急有效之方法以應付日本宣告退出國聯後之新局勢。日本宣告退出國聯之後，勢將招致全世界一致之反對。蓋世界各國固均熱烈擁護國聯盟約及和平正義者也。中國政府深信國聯所代表之原則，終必戰勝。中日問題終必得公平之解決，而彼黷武橫行之侵略者，終必受其應得之果報也。

各國態度

美

國國務部以爲日本退出國聯一層，早在意中，美國對日本及對國聯所採政策，決不因此變更。美政府必維護世界和平，對國聯仍將密切合作，而以獨立精神解決遠東問題。美國務部於三月十三日致國聯覆文，表示參加國聯爲注視遠東問題而組織之顧問委員會。美當局對於太平洋日本委任統治之島嶼問題，極爲關心，尤以海軍界爲甚。因日本一旦與美國發生衝突，此項海島在戰略上，地位極爲重要。美國報紙迭次斥責日本，謂其在加羅林羣島設置防禦工作。本年一月間，國務部遠東司長曾謂，委任統治制度係由歐戰

而來，美國雖非國聯會員國，然爲參戰份子，對於有關委任統治地方之一切見解及决定，美國仍有參加之權利。

英　外次艾頓二十七日於下院宣稱，某國退出國聯後，而仍保留委任統治地問題，英國政府正在研究中。但因此時尙未與列强討論此事，不願有意見發表。「晚間正報」謂：此次因日本退出國聯，國聯內部或發生重大問題。歐洲小協約亦設法爭日本所讓出之常任理事席。法國與波蘭將扶助之，同時義大利德國及其他所謂反法國派，亦必積極反對此議，故爭常任理事問題，或竟成歐洲各國野心與恐怖之焦點。

二十八日「泰晤士報」社評稱：日本退出國聯，照例須兩年後發生效力，故其影響，祇將逐漸顯露，惟日本正式通告退盟，必使國聯在遠東之勢力更趨薄弱。日本與國聯之合作，大概即將斷絕。日本已通知國聯，非特不願裁軍，且欲增加軍備，並於中國謀較自由之行動。日本認中國爲無組織國家，不能與之維持尋常邦交，但例强職是之故，互約不爲自身權益計，單獨干涉，故日本退盟後，與華盛頓條約以及其他條約簽字國間之互相信賴心，必生障碍；而間接亦將使國聯之歐洲色彩，較前濃厚。「電訊日報」稱國聯今失亞洲之最强國，於組織必感缺陷。日內瓦方面對於日本退出國聯，已有種種惡劣之建議，吾人對之，引爲憂慮。因虛談經濟抵制，封鎖政策以及收回日本委任統治權等等，徒足引起無謂之惡感。工黨「前鋒報」稱：日本不能藉其致日內瓦之一電，强使非法狀態爲合法，而國聯對於中國所負之責任，不因日本退盟而稍減。「新聞紀事報」謂，因過去之經驗，對日本爲和平而工作之宣言，不能重視，國聯在美俄合作下，對維持遠東和平，應另自設法處理。

德　國半官方人士對於日本退出國聯，以爲國聯不當因此失望。謂日本雖已正式宣告退出，但在今後兩年之中，仍須繼續負担會員國義務。在此期間，國聯與日本之爭端，固非絕對不能解決也。

總觀列强態度，對日本退盟，並不重視。此種現象，若以善意解之，各國認爲日雖退盟，國聯仍能課其一切應負之義務。然國聯自身有否有效制裁暴日之意志與力量，吾人深抱疑慮；若以惡意解之：列强不啻袖手旁觀也。然以日本之悍然退盟，對世界之漫無顧忌，以及委任統治各島，行政院常任理事等問題，亦將牽動若干問題也。



馬克思回想錄（續）

Paul Lafargue著 林風譯

（二）

要認識馬克思的心，在學者的外衣之下的一顆火熱的心，而且要愛那心，最好當他把書籍和稿子拋在一邊時去看他——當他在家庭的懷抱裏的時候，或在禮拜日的黃昏當他在朋友們的圍繞中的時候。這種時候他是一個最好的侶伴。他富於機智和幽默，他的笑是發於心底。當他聽着聰明的詼諧和伶俐的回答，他的暗色的眼睛便在那濃眉下快樂的閃爍。

他是一個和藹，慈愛和周到的父親。「孩子們應當教育他們的父母，」這句成語他非常喜歡。他的女兒們非常熱愛他，他們之間的關係上從未有過父權的黑影。他從未命令她們替他做什麼，或叫他們不做什麼。可是祇沒有幾個做父親的能像他那樣爲孩子們所信服。他的女兒們當他做她們的朋友和游戲的侶伴。她們不稱他做「父親」，而叫他做「黑人」(Mohr，即Blackamoor)——這是因着他暗色的皮膚和黑檀色的鬚髮和鬍鬚而送給他的外號。而在別一面，從一八四八年他還沒滿三十歲時起，對於「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同志他是「父親馬克思」(Father Marx)。

他常和他的女孩子們在一起游戲。她們還記得那凶猛的海戰。用紙做好一隊戰船放在一隻水桶裏駛行，在歡呼聲中他便要點起火來把那些假戰船燒掉。到了禮拜日女孩子們不許他工作；這一天他便爲她們所有。遇着好天氣便全家到鄉野散步，在路旁小酒店裏吃午飯，麵包，奶酪，和薑酒。當她們還很小的時候，在路上他便給她們說故事，和沿路所發明正與路程長短相配的神話，使他們聽得忘了疲倦。馬克思有豐富的想像力，他在文學上最初的嘗試便是詩。他的妻子珍藏着他少年時代的作品不肯給別人看。他的父母希望他做一個學者或是大學教授。按他的父母的見解說，他是墮落了，他做了社會主義的煽動者，他獻身於經濟學的研究（彼時經濟學在德國尚不爲人重視）。

有一回馬克思答應給他的女兒們做一篇關於郭克氏(Gracchi ——指紀元前二世紀末葉羅馬帝國第二次貴族與平民鬥爭中之平民領袖Tiberius Gracchus和Caius Gracchus兄弟

，二人皆遭貴族之毒手——添註）的戲劇。不過這個計劃終未能實現。如果這位「階級戰爭的武士」寫出古代階級鬥爭中一件可尊敬的輝煌的故事，實在是很有趣的事情。他計劃做而未能實現的事情，還不只這一件。舉例說吧，他曾計劃寫一種關於邏輯的著作，又曾計劃寫一部哲學史，後一個題目是他早年所酷愛的研究之一種。他實在需要活滿百年，那樣他便可以作出他所預備作的一切書，那樣他所貢獻於世界的才與他腦子裏所儲藏的財富相當呢。

在他婚後的全部生涯裏，他的妻子實在是眞正够稱一個妻子的好侶伴。他倆在兒時便相識，而且在一起長大。他們訂婚的時候，馬克思僅僅十八歲。他們等了七年，到一八四三年才結婚，可是結婚以後，直到馬克思太太死，始終不曾分離過。雖然她是出於一個日耳曼的貴族家庭，她的平等的觀念實在無人可以超過。貴賤階級之分在她是不曾存在過的。在她的家裏，穿工人衣服的工人被熱誠的歡迎，宛如貴族的公爵或王子。來自各方的許多工人都曉得這位主婦的殷勤，而我敢斷定沒有一個曾夢想到她是公爵後人，或是她的哥哥曾做過普魯士王的大臣。這些事情也的確與她毫無關係。她脫離那些人而追隨馬克思顛沛的命運，就是在最窮最苦的時候也不曾有過一絲的悔恨。

她的性情恬靜而常樂。她給她丈夫的許多信札，寫得毫不費力而十分精巧，表現她心地的活潑和天眞。與她通信的人們都以接讀她的信爲快樂。白克Philip Beck曾出版了她的一些信札。海湼，那無情的諷刺家，很怕馬克思的嘲戲，而極其欽佩馬太太的敏銳的智慧。（當馬氏夫婦在巴黎時，海湼是馬家一位常客。）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告訴我，他十分尊敬他夫人的批判的能力，他所有的稿件都要請她看過，而且非常重視她對它們的批評。她還替馬克思抄寫要付印的稿件。

她的兒女很多。一八四八年大革命後，他們一家住在倫敦索荷區第因街(Dean St. Soho)的兩間小屋，過亡命生活，境遇非常困苦，他們的孩子當中的三個（兩兒一女——添註）便夭殤於那個時期裏。當我初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只剩了三個孩子，都是女孩。那時，一八六五年，最小的伊林娜Eleanor還只是一個可愛的幼童（現在是阿衛靈太太Mrs-Aveling），很像男孩。馬克思常說他太太生伊林娜的時候把性別弄錯了。兩個姊姊對照起來很有趣。大姊，（即燕妮與母親同名現爲隆蓋太太Madame Longuet）膚色略黑，像她父親，眼發暗，黑頭髮；二姊（即樂娜 Laura ，現爲拉法格太太）卻像她母親，膚色瑩潔，兩頰如玫瑰，鬈髮作金黃色。

除上述的一些人以外，馬克思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海倫•德默絲 Helene Demuth。她生於農家，很年輕的時候，離燕妮和馬克思結婚還很遠，便做了魏士特發倫家 Westphalen（即燕妮母家——添註）的使女，婚禮舉行以後，海倫不願與燕妮分離而隨到馬克思家，犧牲自己一生的快樂。她和他們一起兒四處飄蕩，並且過了好幾次放逐生活。她極會管家，善於應付極困難的境遇。這一家能不致常處於極端惡劣的窘境，全要感謝她處事的井井有條，節儉和能幹。她是厨娘，又是女僕，並且管裁剪縫製孩子們的衣裳，燕妮做她的幫手。她同時管理內外的事情。孩子們愛她如母親一般；她對於他們也實在像一個母親。馬克思夫婦當她做他們的親密的朋友。馬克思常和她下棋，並且常常戰敗。她對於馬氏一家的愛簡直是盲目的，他們做的一切事都是好的，對的；不能再有別的樣子；誰要是批評馬克思家人，便要和她起交涉。與馬克思家親近的人都因她而更為融合。馬克思夫婦死後，她又到恩格思家替他們盡力。她認識恩格思在青年時代，她愛顧他一如馬克思家人。

恩格思簡直也可以說是馬克思家庭的一份子。那些女孩子們看待他如父親一般。他是馬克思最莫逆的朋友。在德國他倆常被相連的稱為「馬克思和恩格思」，歷史把他倆的名子相連的寫在一起。在我們這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思實現了古代作家所描繪的理想的友誼。他們相識於青年時代，平行的發展起來，他們思想和情感最為相近，他們一同參加了革命煽動，他們終生相伴的工作。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恩格思不得不到曼徹斯特去，而馬克思被迫住在倫敦。自然他們還要用通信來繼續他們共同的智識工作。他們之間幾乎每日都有書信來往，談到種種政治的經濟的問題和他們互相約定的工作。到一八七〇年，恩格思一旦脫離了曼徹斯特的束縛，便急忙來到倫敦，而且找到一個廣所到馬克思家僅需走十分鐘的路。

恩格思住在曼徹斯特的時候，馬克思一家每接到恩格思要來倫敦的消息便快活得不了。恩格思的來便成了他們幾日間談話的資料；當日期臨近的時候，馬克思便焦急得簡直不能工作。恩格思到了，於是這兩個朋友便整天整夜的在一起談着前一次來訪以後所發生的一切。

馬克思看恩格思的意見比任何別人的都重要，他認定恩格思是他最好的合作者。說服恩格思，在馬克思是沒有比這更費力的。恩格思就是他的全部聽者，全部公衆。有一次，為了改變恩格思對於亞比金斯黨 Albigenses（十二世紀羅馬反教皇黨——添註）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戰爭中無甚緊要的一

點（我不記得是那一點了）的意見，他拿過許多卷讀過的書，整本的重行讀過，找尋材料。說服恩格思是一種快樂。

馬克思常向人誇耀恩格思。他常常對我講他那朋友的道德上知識上的價值，他並且特地到一蹚曼卻斯特，為的是把恩格思介紹於我。他極其讚美恩格思驚人的學識。如果他這老朋友出了什麼意外，他簡直不能忍受。有一天馬克思對我說，「有一次他在鄉間騎馬，跑得飛快，幾乎墜馬，真個把我嚇壞。」

馬克思是一個好朋友，正如他是一個可愛的丈夫和父親。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們，海倫•德默絲，恩格思，都是配承受像他那樣一個人的熱愛的人。

（三）

馬克思最初是急進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而當他的地位變得尖端化的時候，便遭了同儕的排斥，當他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便立刻被視為敵人。他被通緝，被誹謗，最後被逐出德國；從那以後便發生一種專為對付他的秘密組織。他的「路易伯拿帕的霧月十八日」Achtzehu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這本書告訴我們，在所有一八四八大革命時代的歷史家和共和主義者當中，只有馬克思一人理解，而且解釋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真正的原因和影響。（這本書乃是應用拿破崙在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以武力驅散立法院中異己分子，重製憲法而就任獨裁的首席領政的故事來形容路易伯拿帕，即拿破崙第三，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解散國會而重建立帝國的事件，出版於一八五二年。——添註）——完全被人漠視。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報紙或雜誌提起這個著作，抹殺它內容的真實。「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貧困的哲學」，出版於一八四七年——添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於一八五九年——添註）同樣被漠視。可是到了十五年以後，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和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把這種魔霧整個打破。馬克思不能再被漠視了，「國際」成長起來，它的事業的光輝照遍了世界。雖然馬克思自己站在背後，讓別人出為領袖（馬克思僅為對俄對德的通信秘書——添註），但是他在實際上的領導作用不久便為人所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了，而且迅速的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畢士麥始而設法籠絡它，繼而竭力壓迫。施衛慈Schweitzer ，拉塞爾的一個隨從者，出版了許多書籍（馬克思以為都寫得很好）把資本論普遍的介紹於工人階級讀者。「國際」的一個會議上採納了 J. P. Becker 的提議，推薦這本書給國際社會主義者為工人階級的聖經。

自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巴黎公社成立以至失敗之後（那次革命的起來，料想可以找出國際的作用，公社成立以後，國際總會曾竭力與各地資產階級列物的襲擊戰鬥來保護它），馬克思的名子逐傳遍世界。他被公認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無敵的理論家和國際勞工運動之最初的組織者。資本論現在成了各處社會主義者的敎科書，社會主義的和勞工的書報竭力使他的理論通俗化；在紐約一次大罷工中，以他的理論的精義鼓舞工人們去鬥爭，並爲他們解釋工人自身要求的正義。資本論從德文被譯成俄文，法文和英文。（現在自然不止此數了。——添註）德，意，法，西班牙，荷蘭諸國都有資本論的撮要。在歐美，反對者企圖駁倒他的理論，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總能够給他們以有力的回答。誠如上述國際會議所宣稱，資本論實在成了工人階級的聖經。

可是馬克思因爲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極其活躍，所以沒有許多時間做科學的研究工作；其後，他的妻子和長女隆蓋太太相繼死去，又給了他的工作以很大的打擊。

馬克思和他的妻子眞個是相依如命。她的美麗使他快樂，又使他驕傲；她的溫柔和熱愛使他終生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艱辛生活減去許多痛苦。在她長期的痛苦的疾病中，傷心，不眠，缺少新鮮空氣和運動，使他精神上肉體上大受損傷。致他於死的肺部發炎症便從那時伏下了根。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生爲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的馬克思太太，以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而死了。死對於她沒有恐怖。當她知道死已經臨近了的時候，他說：「卡爾，我的精力完了。」這便是她最後一句淸楚的話。十二月五日，她的遺體被葬於高門墓塲 Highgate canetary 中非爲神用的土裏。依着她生平的主張和她丈夫的意見，葬禮是力求不使人知，只有很少幾個親近的人伴送她的遺體到她長眠的所在。在墓旁邊，恩格思演說如下：

「朋友們，今天下葬的這位高尙的婦人，一八一四年生於塞慈衞德 Salzwedel 。生後不久，她父親魏士特發倫男爵 Baron von Westphalen便攜家搬到德里佛士Treves（馬克思即生於此——添註），做了那的顧問官。她從此便和馬克思家非常親近。她和馬克思在一起長大，並且極其相愛。馬克思初進大學時，他倆已經兩心相印訂爲終生侶伴。

「他們在一八四三年，馬克思編輯的萊因新聞被禁以後結婚。從那時起，燕妮馬克思不惟參與了她丈夫的工作和鬥爭，並且把那些工作和鬥爭看作她自己的事業。這完全是出於熱情，出於自動，並且是出於充分的理解。

「這對年靑的夫婦在那年搬到巴黎。這原本是自願的，

而不久便遭到放逐。普魯士政府伸張它的虐待一直到那麼遠的地方，我很覺傷心，像亞歷山大 Alexander von Humboldt 那樣人能做那交涉的中間人，使法國政府驅逐馬克思家出境。他們便搬到不魯塞爾。不久二月革命便發生了。（時爲一八四八年，係法國勞工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革命，影響歐洲各國均動搖。——添註）不魯塞爾跟着也起了騷亂。比國政府拘禁了馬克思，還不滿足，恨不得把他的妻子也捉進監獄。

「一八四八年開始的革命運動，到了一八四九年就衰下去了。馬氏一家先從比國被逐到法國，繼而又重遭到法國政府的放逐而搬到倫敦。這個時候她真個嘗盡了放逐的恐怖。物質上的困苦使她的兩男一女夭殤掉，然而她仍然堅志不移。但是卻另有可怕的禍患；普魯士政府和敵對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民主派都算在裏面，一齊來迫害她的丈夫；他們散佈極可惡的謠言來中傷他；所有的出版物都拒絕他，以致他暫時的對於敵人的襲擊全不能抵抗，他和他的妻子只能輕蔑的笑那些敵人。這種境況爲時很久，不過不是永遠如此。歐洲的無產階級重又獲得了相當的獨立活動的機會。「國際」成立了。工人們的階級鬬爭一國一國的開展開來，卡爾，馬克思，她的丈夫，便站在鬬爭的前線。從這時起，她過去悲慘的困苦獲得補償了。中傷馬克思的種種謠言，像糠被風吹散；他的學說，從封建的到民主的各種各樣反動勢力所竭力壓迫的，這時普及於所有先進的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她的骨肉所寄的革命運動，搖動了舊制度的基礎，從東方到西方，從俄國到美國，而且不管反對的力量如何强大，這個運動已經和勝利接近。在她死前不久，德國工人不竭的力量在地方議會的選舉上驚人的表現，給了她一種非常的快樂。

「這樣一位婦人，有這樣敏銳而明白的理解，有這樣豐富的政治感覺，這樣豐富的精力和熱情，和對於工人階級運動中與她並肩前進的同伴們豐富的切愛——這樣一位婦人在過去四十年裏所做的一切，在當代的編年史上是沒有紀載的。這只有和她一起生活的人才知道。可是我敢斷定，巴黎公社失敗後來倫敦的許多亡命者的妻子，將永遠不會忘了她，我們當中許多人更要悼惜失了她的勇敢而絕不驕傲，周到而絕不可笑的諫告。

「我用不着來說她個人的性質。她的朋友們都曉得，而且不會忘記。如果說曾有一個婦人以使他人快樂爲自己最大的快樂，那就是她。』

他的妻子死後，他的生涯便只是堅忍的挨着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一年以後，他的長女隆盖太太，突然死去，這使他的痛苦更爲加甚。他的體力已經衰壞，而再不能恢復。到了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最後那一霎畢竟來了，他坐在他讀書用的椅子上長睡了。

（完）

墨索里尼之權力區域

Emil Ludwig
石質 譯

> 路特維希（Emil Ludwig）是無庸介紹的傳記家。中國已有他傑著 Bismark 傳的伍光建譯本。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四日，路氏曾得墨索里尼允許，每晚在羅馬 Palazzo di Venezia（即墨氏之辦公室），作一小時談話。談話結果，成「墨索里尼談話」（Talks with Mussolini）一書。本文即其第四部 Range of Power 前半——係專就對外言——的譯文，後半係專論墨氏對內之權力領域，諸如內政建設，以及羅馬與敎會問題。茲先譯其前半發表，以應此目前急需——英揆應墨氏之邀，赴羅馬會商，迴道經巴黎，歐洲新局面，在醞釀中，此新局的展開，不用說墨索里尼與有大力，欲了解墨氏性格思想，以及對外基本意見，此文可供作秘鑰。譯者誌

（一）歐洲

「你想，民族有優劣之分麼？」

我的問題，懸掛在空中，宛如自爆炸了的榴散彈，分裂出來的一小朶烟雲。我看牠，從我的唇裏發出，漂過那大的寫字檯，停留在他頭上。這座古老廳堂（註一）的四壁，從來反響過這麼奇絕，這麼荒謬的一個問題麼？那一時曾常來這兒的敎皇，不會要笑這問題的荒謬麼？然而，這一問，或許最後還不是那樣荒謬，因爲其答案，是形成了外交政策基底的一部——如果這種外交政策，是從廣大的觀點來看，而非從一位大使的眼光來看的話。只有一位大使，才想他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才相信他自己的事業，是他本國生存的主要目的！

墨索里尼，的確，並沒有笑，也沒有和一位帝國主義者似的，對我作魯莽的答案。雖然他是尼采（Nietzsche）的信徒，雖然他自己也是一個軍頭，他却分析着問題。

「民族沒有優劣之分，」是他的答案。「雖然，有些民族却較其他來得可愛些。還可只是主觀的選擇！」

「你想一個民族的價値，使牠成爲可愛的，是由於在戰爭中的勝利，而決定麼？」

「不僅由於戰爭的勝利，」墨索里尼回答。「但勝利却是牠的價値的諸元素之一。戰爭的勝利，的確有相當的分量！今日在各方面，我們都可看出來。每一個民族，都表示了

牠有犧牲的能力。看看中國！誰想到在那地方，會有那樣自己犧牲的一次抵抗呢？」（註二）

「你常常宣說，對於戰爭的準備，就是這種自己犧牲能力的證明。」

「一部分是，一定的，」他插進話來。

「我充分地注意到，」我繼續說，「有時候你是為戰爭勝利，所炫惑迷醉了。戰爭的韜略，由我看來，似乎並不多末英雄，然而你却把牠熱情地想着，宛如比武時的旁觀看客。論到歐戰，在純粹由偶然連鎖結合的同盟協約間，進行數年之久，對於和我作同樣看法的人，其結局必定是强者勝過弱者的，機械而毫無甚麼英雄意味在其中的勝利——然而由你看來，較强的，或許是較勇敢的協約，却似乎理當獲得桂冠。用了詩歌的型式，你讚揚着，la vittoria senza misura. 可是不多幾年後，當你升而秉政，而在一次條約裏，正式允許放棄達爾美西亞(Dalmatia)第三地帶時，你在議會中說道，『這是我們所能獲得的，最優條約！』這話極聰明，也頗雄壯！畢士麥，一時也曾為戰爭勝利所迷醉，說，當他的血冷下來時，然後政治才成可能的藝術。」

「一個極妙的定義，」墨索里尼插進話來。

「拿你早期的言論，與近今的言論比較，我推論，在這十年當權期內，你的見解和感情，傾向了中庸緩和。」

「我想是那樣的，」他以他那恬靜，深沉的聲調說。

在我們談話過程中，這並非第一次，我把墨索里尼帶到同一的關鍵來；而我想問題中的發展，對於歐洲的重要性，較比他在意大利內部建設上一切工作，都來得大。自然我知道，此等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私人的言論，並無多大保障。可是，我既然要從他的決心——在這場合下，是決定四千二百萬人民的生命與行動的決心——抽繹他的性格，我便盡我所能，使他從各方面來觀看這問題，只要這問題，就最後分析，既非關乎必要的問題，亦非涉及利益的問題，而為一個性格的問題。

「此等事體，不能加以系統化，」墨索里尼略一停頓，又繼續說。「系統是幻覺，理論是桎梏。譬如我就認定交好的條約網，與關於稅率的協定，便較大規模的和平聯盟，能予更大的保障，甚至較諸國聯，也是如此的。」

「條約也是桎梏呀，」我反駁。

「全然不是，」他答。「我有一次曾說過，條約可當作歷史上的一頁看，可是我否認牠們就是結論。這種見解，全然和荷爾威格 (Bethmann Hollweg) 氏著名的『廢紙說』（scrap of paper)，一無關聯。這只是說，巴黎條約和早期于

百條約」一樣，能够，而且必須加以修加訂正。」

「在裁軍會議裏，意大利曾提出遠大的建議。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你有一次告訴我，你對他有高的重視）却說，法蘭西龐大的陸軍就是和平的保障。你和他同意麽？」

「正相反對。」

「可是，這兒在意大利，你却訓練你的兒郎，以備戰爭呢？」

「我準備他們爲生存鬬爭，」墨索里尼回答。「我也準備他們爲民族鬬爭。」

「在德國，」我說，「法德戰爭二十五年後，我們仍舊在學校裏，每年舉行西丹勝利(Sedan victory)的紀念。這種典禮，便持續了法人的懷恨。在今日，我們某一時的敵人又對於馬內之戰 (Battle of marne) ，作着同樣的事了。爲甚麽你還繼續舉行這類的慶祝，這類只能激惱昨日敵人的慶祝呢？」

「當我們慶祝我們的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加入戰爭時，我們並非把這當作對於敗北者的凱旋。這件事實，就給你了解我全部政治態度的秘鑰。對於我們，這日期是革命的Landmark ，因爲人民不管議會的願望，而自來決定了一件大事。這實地就是法西斯蒂革命的起始。」

「可是，兒童們却很難把握這其間的區別。勝利的紀念，進到他們的血液裏。兒童對於動物本就殘忍，爲了這理由，他們很容易被訓練成爲戰爭而愛戰爭。」

「血液！」他狡詭地重複。「直到流了血時，人們只才似乎注意到戰爭在進行。我們今日不就有着關稅戰麽？每個人購買福特汽車，因爲牠們比較便宜，然而同時每個人却又咒詛美國。」

「你想，那麽，關稅戰對於世界和平是一種恫嚇麽？」

「那就是我爲甚麽反對關稅。我之提高關稅，不和其他統治者那樣高。我們在『開明』的二十世紀，再築起此等新的萬里長城，實等於回到中世紀去，回到亂戰的城邦國家的時代去。」

「第十屆總統，現世界上一個最强國家的主腦，去夏告訴我說，我們現在所捲入的危機，和前行的危機正復同類，而且也要與彼等危機一樣，迅速地過去。」

「由我看，」他說，「這較彼等危機，都更富動量；這是資本制度的危機。整個資本制度，都在動搖中了。」

有好一時，我爲眞理和人權的熱情，從裏面激動我。現在，抓住我的機會，我說：

「如果你眞眞相信你所說的，你爲甚麼不建立歐洲？拿破崙企圖這樣作，白里安也企圖這樣作。現在白里安逝世，而似乎極端矛盾地，這衣缽却落到你的肩頭。你現在來接受這份遺產，似乎比你在五年前更有準備。假使你要眞眞從事於這件偉大事業，你的生活史就足以使人不敢等閒視你；因爲一個人站得將更爲穩固，如果他在攀爬到一更偉大的高度時，他若慢慢攀爬的話。墨索里尼作爲歐洲的建立者！你或許成爲二十世紀的領導人物呢！」

我在這題目上，發揮了頗長的話，因爲這對我成了一種宗教。他打諢似地打量着我，一無熱情地回答：

「的確，我比五年前更近乎這個理想。可是時機仍未成熟。危機必須先加以緊張化。新的革命才要到來；作爲新革命的結果，明日型的歐洲就要建立起來。

(二)外國

我曾到歌劇院去，看初次上演的一齣新劇；在包廂裏，我見到比近年來巴黎或紐約歌劇院，更多華麗的服裝，耀目的珠寶。那無數的汽車（方場裏僅只容下一半），那百十的著制服侍者，那整個的景象，似乎忽略了世界在患熱症的意思。從各方面看，羅馬都決定否認，一種社會革命在進行中。在這事不多幾個星期以前，我曾到過莫斯科的偉大歌劇院，那兒的歌唱與表演，正一樣優美，舞蹈更來得好，舞台的壯麗也不在以下。在莫斯科，雪正落到劇台上（他們在表演Pigue-Dame），然而在羅馬Don Pasquale的花園裏，萬花却在爭放。

莫斯科劇院以及其五千男女的觀衆的氣概，有着與Don Giovanni一劇中命令者一景的音樂相類似的効果。此等觀衆，大多數穿了褪色厚絨外衣，雖然你也可以在這兒那兒的，見到一件鮮亮服裝。當他們在一種扼制的恬靜中，坐下看着聽着管弦樂時，他們實則是企求着憧憬。他們都在迫急的明日勞作的重壓下。而當我們出了劇院門口，並沒有守候汽車的擁塞；只有兩三具橇車，希望得到一點資金而已。觀衆乘坐電車回家，於是蘇俄現狀的龐巨現實，迅速地把歌劇院所激起的想像泯沒了。

雖然，在羅馬制度與莫斯科制度間的相似性，是如此强烈，我便向墨索里尼提到這兩座劇院，看他要說甚麼。在先，來了一些攏統話。

「分別！我們有私有財產，在蘇俄則沒有。我們羈縻了，控制了資本制度，俄人却將牠廢止。在這兒，政黨低於政府；在那兒，靴子却穿到另一條腿上。」

「可是，」我說，「在意大利，政黨與政府結合在你一

人身上；而在蘇俄，列寧治下，同樣的情況也可找到。」

「我並不否認這些相似性。」

「歐戰前，」我繼續講，「你在'Avanti' 報上寫道：『社會主義不是一件桃花園式的(Arcadian)，和平的事。我們不相信人類生命的神聖。』那就是法西斯主義麽？」

「是的，那是同樣的事。」

「你也曾寫過：『除非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信仰，若不，他怎能激起熱情之火呢？』那不是共產主義麽？」

你首肯了，說道；「此等的類似，並不足擾動我。」

「這樣說來，那麽，你和俄人所要求，所尋找的信仰，便區別你們各自的制度，與一切其他不同麽？」

「是的，」他道，「而且不但此也。在消極的事件上，我們彼此也正復相似；我們和俄人，都反對自由派，共和派，議會。」

「在一九一九年或是一九二〇年，你曾寫道，列寧把俄羅斯從官僚制度解放出來，而且你又預言，那國家終有一日必成為全世界最富生產力的。」

「我的預言，不是已在往應驗的路上走麽？」墨索里尼問。

「列寧一定知道你個人本身。我曾聽說，他對意大利人講：『你們為甚麽失掉莫索里尼呢？』」

「是的，列寧說過那話是真的。我記不清我是在居里克(Zürich)，還是甚麽別的地方，見過他。你知道，他們不斷地更換他們的名字。我們彼此常常激烈地辯論。」

「我奇怪，你拿你那反斯拉夫的脾氣，竟能得俄羅斯人應酬得來！」

「唔，」他道，「俄人一定發現非常困難，把他們自己弄得明明白白的。在他們的急燥要探究到事物的根底上，他們極易陷入紊亂中。

「在你青年時代，」我說，「以及當你是新聞記者時，亦常常和你的同志談論哲學。今日你還作那等討論麽？」

「我再不能『玄談』(Philosophise)了。我必須實際動作。」

這答語簡勁，沉着，斷然，而確定，「宛如從摩斯電報秘碼冊上，打出來的。

「當我最近在莫斯科時，」我繼續講，「我幾乎在所遇見的每人身上，都得到這樣二個强烈印象——工作與希望。在這兒，也是一樣麽？」

「差不許多；可是在這兒，我們不能為每個人找到工作。」

「不過，你藉失業者的幫助，已作過神奇的事了。我們對於獨裁制的反對，每當我們注意到你的建設工作，就因以緩和了。」

「有趣的是，」他回答，「我們自己一位最有能力的工程師，奧莫道（Omodeo），曾為撒丁尼亞(Sardinia)的鐵蘇(Tirso)流域的儲水池，建築水閘，現在又在第聶伯河(Dnieper)上，建築着同類的水閘了。」

「極好的象徵，」我答。「你在建築着，改良着，建設着，正如俄人一樣。你強迫銀行供給工廠，工廠維持工人。我不知那可否叫作國家社會主義。反正名目是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希望你能够清晰地了解，」墨索里尼說。「法西斯蒂國家指導控制企業家，無論在我們的漁業，或 Val d'Aosta 的重工業中，在那兒，國家實際擁有鑛坑，經營運輸，因為鐵路係國有財產。許多工廠也如此。不拘這一切，這却非國家社會主義，因為我們不欲建立一種獨占，使國家在裏面作每一件事情。我們名之曰國家干涉(State intervention)。這一切都剴切詳明地規定在 Carta de Lavoro 上。不管有甚麼事務，一旦不能正當地進行，國家便加以干涉。」

「這種發展，日在增益麼？」我問。「資本家將繼續從命麼？」

「每當這都日在增益。資本家將要按照所吩咐的，繼續作下去，直到盡頭。他們沒有抉擇之權，也不能樹立任何鬥爭。資本不是上帝；資本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一個手段。」

「我所得到的一般印象，就是你在倒行着，即使不是回到你的出發點，至少也在你早期思想的近旁。」

「一般地講，我在破釜沉舟，斷絕我自己的歸路，」他回答。「我重新作一起始；可是我毫不躑躅地，接受我早期經驗的教訓。」

我一看我們在這事件上，進到僵局，就轉到法蘭西的問題去：

「你在不久之前說過，在意大利建立共和國，不會有可能性。你想共和國在法蘭西穩定麼？」

「共和國戰爭勝利了，那就是一個穩固的基礎。」

「法人曾經被稱作歐洲的中國人，因為他們似乎把自己關在一道牆後，多少地不問不聞外面的歐洲事務。雖然，他們却為權力榮耀的思想，大大激動。你將怎樣解釋，小資產階級精神如何與代議制觀念，携手同行呢？」

「你所提出的問題，恰足代表法人的心理」墨索里尼說。「在個人平面上，法人是渺小的；在國民平面上，法人是

偉大的。這是極自然的道理。法人在他們背後，有着許多世紀統一的國民生活，也有着一聯系大可注意的帝王，我們在意大利，却缺乏彼等的記憶。」

「由我看來，你個人從法人習得許多事物。」

一定的！在哲學問題上，從雷南（Renan）習得；在玩世主義上，以及其他特殊問題上，從蘇萊爾（Sorel）習得。但在一切之上，我更從法蘭西的巨人巴爾扎克(Balzac)習得！」

沒有一點暗渡主題的意圖地，我說道：

「英人有時被稱作現代的羅馬人。你，作爲一位現代羅馬人，理當對這一點，有着熟慮的見解。」

「現代的羅馬人？不。可是他們有着爲古羅馬人特色的，某幾種性格：帝國的天才；靭性；忍耐。」

「我發現英國在這兒意大利，很少受到愛敬，頗爲驚異，」我說。「你以爲，這是因了英人乃是你所批駁的民主政治的最堅固支柱麽？」

「並非英人特殊不受歡迎。一般外人都不被歡迎！我們對於意大利外世界的一切同情，都消逝了。一種新的運動，就如我們自己的這樣，要結束統傳的詞語。至少半世紀來，意英間的友誼極受到注意。我們研究這問題，並且追詢，『在這種確立的友誼中，有任何實質在麽？』於是有着『拉丁民族爲弟兄』的言論。法人是『拉丁人』麽，他們對我們表示過任何意味上的弟兄情誼麽？像這一類的重新檢討，就完全是法西斯主義的精神。」

「極端古怪的是，在我旅行途程中，我發現你在美國，較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歡迎。在百次的會面中，我總被問到：『你怎樣喜歡墨索里尼？』然而美國人却在任何形式上，都是反對獨裁制的。」

「你錯了；美國人實在有一位獨裁者，」他敏捷地回答。「總統幾乎是萬能的，他的權力有憲法保障。」

「真的，他也許是萬能的。」

「不，他實際是萬能的。」

「去夏我曾與胡佛波拉二人，都談過話。這兩個人在性格與政見上的不同，較比乍一看時，甚至尤大。關於戰債的意見，他們也不相同 。你想美國能夠同意此等債務的勾銷麽？」

「不是能夠的問題，而是必須的問題！」

「此外還有三個問題，我願問你，這問題是我在美國時，屢次向我提出的。」

「伴侶婚姻制，最先是，我猜想？」他問道。

我笑了，他繼續講：

「只是一種謬論！牠並不能解決問題。一個偉大的謎，性關係問題；無論世俗的，還是教會的婚姻制，都解答不來。雖然，拿這全體衡量，老法子還是最好的。你的第二問題，無疑的，是關於禁酒？」

「自然。」

「這問題倒扎手！」他說。「就我自己而言，我實際是一徹底的戒酒者，可是事件的實況如何呢？不知多少年來，人就栽培葡萄樹，而且飲着酒，直到這習慣成爲第二天性，於是美國人才出來，要拿一根乾草叉，把天性驅逐出去。結果，他們却建立了一種火酒主義(Alcoholism)，弄得比原來更壞。你的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專門技術的進步，與『紀錄』的製造，」我回答。「我從來不曾和那等卑棄機械進步的文人，分享high-brow的態度。幾年前，我讀到你在西西里第一次的在職巡行，你自己駕駛你的汽車。我頗感到興趣與吸引。雖然，到那時爲止，我對在法西斯蒂意大利進行的一切，一直抱着懷疑，我却突然悟解，你的行動是象徵底。由我看來，你顯然是要指示給你的人民看，引導的意義是甚麼。」

他頷一頷首，接下話去：「大多數對於技術進步的反對，是缺乏理由的。人類頭腦的這種產品，已經造就了偉大的結果。如果沒有大輪船，大鐵橋，隧道，飛機，我們這會子將要在那兒呢？人要變爲退步的麼，要回到古代的牛車去麼，當他有着遠來得快，遠來得便利，遠來得可靠的汽車的時候？人們弄錯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斷地努力『勝過他一個，』並要相互競爭，看誰在樹枝上坐得最久，或是，看誰能不休息地跳舞得最久。」

「這對於你不是很可注意的事麼：像美國那樣一個國家的居民，民主政治風行一百五十年了，對於政事還是感到那樣少的興趣？」

「那只是指明，資本主義如何破壞政治本能而已。資本主義達到最高點的國家，是世界上最不政治底的國家。每隔四年，居民從他們的睏睡裏醒來，擾嚷着甚麼以後將多喝酒呢，還是少喝一類的問題。於是失敗的候選者打電報，慶祝當選總統。很好的玩藝，也許；然而這可不是政治戰。」

「唔，」我道，「這等情況是特殊的美國風的。可是，爲甚麼全世界有能力的政治家是這樣少，當着這樣一個迫切需要他們的時機？」

「因爲今日的政治生活，比往常都更複雜得多。復次，資本主義吞吃了政治趣味。現在，世界只對金錢感到趣味。

一般人別的不想，只想他們自己的金錢，以及他人的金錢。全歐洲急切注意皮爾(Peel)或狄茲畢里(Disraeli)的演講的日子，已經逝去了；甚至注意約萊斯 (Jaures) 或克里蒙梭 (Clemenceau) 的演講的日子，也過去了！當政治事件在無線電上被討論着時，他們只聽到一兩句，就擱開了。沒有人研究政治。一般人不願統治，而願被治，而願任事不管地過太平日子。如果在歐洲有更多偉大的政治家，結黨成羣之事或許要少些了。」

我問他關於德意志的意見，在勤苦與效率上，比較德人與美人。

「在已往十年內，德人完成了奇蹟，」墨索里尼說。

「對於目下德意志的崩潰，你怎樣解釋呢？」

「德意志為一全世界聯合戰線所擊敗。」

「可是，你以為半世紀來，在德意志所發生的事體，是其目下患難的間接原因麼？」

他遲疑了一些時，搜查似地看着我，終於慢慢地決斷地說：

「畢士麥在他三十年當政時期所作的每一件事，對於德國都有用處。對於一個政治家有極高重要性的事，就是，他當政的時期應當長久。你他日所著關於貝多汶 (Beethoven) 和涉士比亞的道理，同樣可應用到政治上，而畢士麥就有豐富的時間。」

「戰後初年德意志的政策，你以為怎樣呢？你想德意志沒有一點抵抗的企圖，接受了當時事況，是對的麼？」

「她不如此，還能怎樣呢？根據流行於那幾年的狂烈的嫉德心理，以及她敵對的協約依然存在的事實，任何反抗的企圖，都要產生最不幸的結果的。賴西諾(Rathenau)，我在一九二二年與他初次相識，我以為他是歐洲二十五年來最有能力的一個政治家。至於我對斯脫萊斯曼(Stresemann)的意見，在他逝世時，我對他表示極高的尊敬。他在條約所規定日期的前五年，成功地恢復了萊因的自由。」

「他不是墨索里尼的正反過麼？」我問。

墨索里尼驚異地看着我，我繼續講：

「他從國家主義進行到國際主義。」

「可是二人的情況，是那樣的不同，」他說。

「因為二個民族的性格是那樣的不同，」我接過話頭。「法西斯蒂者喜歡談論戰前的普魯士紀律，然而，那時候是普魯士有着世界上最堅强的社會主義黨的時候。」

他微笑了，鎖起兩眉，並裝一幅頗狡猾的面孔，說道：

「在德意志社會主義裏，有着大量的普魯士主義在。我的印

象曾經是：那就解釋了德意志社會主義者，如何那樣有紀律。」

「你想，那麼，法西斯主義可以輸入到德意志去麼？」

「甚麼地方也輸不出去」，他答。「牠是一種純粹意大利產。然而，牠的一些觀念，却可適應到德意志環境去：職業團的組織，職業團與國家關係的組織。在你們國家裏，到合作制度去的路，已因大規模組織的建立，而開闢出來，你們只須再走一步，就可成了。再者，你們又能控制資本勞動。」

「你曾告訴我，」我接過話頭，「意人批評得太久了，現在該是他們學習服從的時候了。反之，德人却服從了好多世紀，現在也一定該是他們再一次學習批評的時候了。那就是爲甚麼我們寧願在國會裏，有五百個中材，而不願有一位特出的領袖。德人有好服從的熱情，所以在我們國土，我們並不願要法西斯主義。此外，像你這一類領袖的完全缺乏，証明了『思想家的民族』(People of Thinkers) 雖能產生獨裁制的偉大敎師（馬克思，黑格爾，和尼采），却不能產生一位獨裁者。那就是爲甚麼德人永不能作一次有効的革命。」

「然而關於路德，又怎樣呢？」墨索里尼問。

「是的，他是一個例外。他成功了。不拘這個，爲避免應用那不吉祥的革命一詞起見，我們有些害羞地，把他的工作叫作『改革』。你記得，在六十年代，當拿破崙第三問畢士麥，普魯士有革命的可能否，畢士麥回答，在普魯士只有君主革命。」

墨索里尼以一種未爲我預料到的方式，轉回獨裁制的問題去。

「就一切形式的獨裁制度，」他說，「德意志寧選由一種強有力官僚制度——組織得徹底完善，而生活又多少與世界分開的官僚制度——執行的獨裁。再者，對於你，獨裁制度並不表現在一個人，或甚至一羣人裏，擺在門面當樣子。有時，你的獨裁制是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這樣，你的獨裁制，從『卡帖爾』(Cartel) 以至公僕獨裁制，都是。你在一方面，有着霍爾斯坦因 (Holstein)，在他方面，又有着克魯伯(Krupp) 或提森(Thyssen)。」

「世界側目看我們，」我道，「把我們看作『二個德意志』(Two Germanies)。你僅只速寫了二者中的一個。他一個德意志，就是貢獻給人類十九世紀二個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歌德與尼采。你自己在大戰期間，與這第二個德意志，失去接觸了麼？」

「一刻也沒有。那我不能够失去。」

三月二十二日。

（註一）即 Palazzo di Venezia ，墨索里尼每日辦政的殿堂，路特維喜每夜與之談話的所在。

（註二）指上海一二八事件十九路軍抗日而言。

美國戰時經濟統制機關之進展

（原文載日本計畫經濟第二卷第三號，原作者武井大助）

邢蘇華譯

(一)世界大戰時經濟統制策之失敗概況

以不景氣為對策及戰時為目標之經濟統制問題今在我學界及實業界風行一時，各色各樣的意見與對策，日以繼月，不斷發表，頗呈一種壯觀。對於此等議論，雖然不必完全表示同意，惟引導一般人關心此種問題，一旦有事的時候，在事實的實施上增加幾分容易，那是無疑的，所以為免除軍事經濟的障碍，平日潛心於此種問題，是我們最所欣快的。下述世界大戰時，美國經濟統制設施之概要，希望能供對於本問題有興趣的諸君之參考。

在大體上，世界大戰中交戰諸國所實施的經濟統制政策，不得謂為成功。英國在當初採取『營業照常』（Business as Usual）的政策，戰爭為戰爭，產業為產業，二者之間完全分別看待。即如戰時稅，當時財長路易喬治亦稱，戰爭已增大國民負擔，殆將不再行增稅。惟據事後美國摩爾博士稱，英國的產業移到戰時本位下約有二年，其間生命的犧牲與國帑的浪費，不可勝數。法國在開戰後，於陸軍部內設置兵器彈藥次官，一九一六年末獨立設置兵器彈藥部等，努力移置產業於戰時形態之下，惟當初形勢頗為混亂，解散在一旦召集的技術者職工坑夫交通從業員等，乃演成使彼等從戰場復歸於原來之工場礦山等之失態。德國則在開戰後一週間即發布關於財政經濟政策的戰時法令，其所極力準備者乃為國家，至關於產業方面的用意，則全付缺如，拉推那訪問陸軍部富阿開華伊將軍，質詢軍需補給策，傅氏竟不負其為將軍，諉稱不知。總之，歐洲的交戰諸國，對於戰爭與產業的相互的關係，全然沒有理解，並且顯然沒有加以注意。

美國參戰最遲，依歐洲交戰各國的經驗，應該得到很大的教訓，可是依然陷於同樣的失敗。戰時離開芝加哥大學教壇，成為美國政府重要之一員，服務戰役的馬先爾教授，親自加以批評，謂在華盛頓沒有比不確定更確定的了。事實上美國的戰時產業政策始終是在混亂與不統一中，俟統制漸見端緒，已是在戰局終結的時候了。

對於以上的事實，我們決不應該存隔岸看火的態度。我

們應該繼續不斷的研究，將來一旦有事的時候，不會沒有其應有的意義的。

(二)美國的經濟統制機關

世界大戰之際，美國以產業統制為目的而新設立之機關，無執行權僅備諮詢補助性質者，其數多至數十。其中最著名者，如一九一七年設置的船舶局同年七月之戰時產業局同年十月之戰時貿易局食料管理局及燃料管理局，同年十二月之鐵道管理局，一九一八年四月之國民戰時勞工局等是。此等機關的活動，如果詳述，則不勝其煩，所以極概要的述之如後。

第一個船舶局並不是一定為了戰時海運業統制的目的而設，而是為了補救過去半世紀來美國海運業之衰退，助長國外貿易的永久的設施，偶值美國參戰的機會，事實上乃發揮海運與造船的統制機關之相當威力。實施以該局決定的方針的機關，可以看臨時造船會社的設立，各種障礙的層出不窮，繼以理事者的交替，一直到拜持來姆製鋼會會長畝波主宰造船會社時，活動始漸就端緒。船舶局及造船會社，依徵發，雇船，押收，建造等手段，力圖船腹的增加，最盛時期，在其經營之下者有千三百八十六隻七百五十萬噸的大商船隊，任戰時海運及造船的澈底的統制。

第二戰時產業局因為這是產業統制的中樞機關，所以留待下文詳述。

第三戰時貿易局，乃為對敵通商法的實行機關，輸出入的統制，固不容說，即一切金錢貸借，書信買賣，商業通信，也都歸他管理。

第四，食料管理局根據一九一七年公布的食料品管理法及食料品檢查法而成立，以現胡佛為長官，依食品價格的公定，食品的徵發及賣買，交易所的閉鎖，大工場及倉庫的管理，消費的節約等手段，而實行食品的統制。

第五，燃料管理局以烏伊利阿姆斯大學總長格富伊爾毒博士為長官，約與食料管理局同時設立，担任價格的公定，產額的增加，消費的豫防，運輸的分配等統制，最後採用地方區分制度而定配給區分，總計有全國產額的六成，(三億噸)由其管理。

第六，鐵道方面，在開戰當時已講求種種統制方策，不過除把全國主要路線移歸國營外，其他如車輛不足，資金困難，勞動者及建築材料之缺乏等當前難題，完全沒有解決的方策。因此乃有鐵道管理局之設立，以當時財政總長任長官，分全線為幾個管理區，成為一個體系的運輸。同時把主要運送機關從政府手中收置鐵道管理局的管理之下。

最後，關於戰時的勞働行政，因當初並無何等統一的機關，致根絕勞資爭議，阻止勞働者的移動等以防止生產力的低下，雖益成必要，但不能講求根本解決的方策。一九一八年四月，漸見國民戰時勞働局之設立，在資本代表前大總統塔虎托與勞働代表渥薾二氏主宰之下，與勞動者共同擔任戰時勞動行政。

(三)戰時產業局的進展

近世大戰爭中，消費的軍需品數量之大，殆在我們想像之外。從原料之取得迄製造配給萬般之處置，其如何複雜紛歧，也在我們想像之外。例如美國陸軍部兵器局，在戰前本部及地方共有士官百六人，每年經費僅須一千三百萬元，但開戰後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已膨漲到擁有士官三千人，文官及其他職員一萬一千人之大機關。在此大變革的時機，以平常一樣的手段，到底不足以應其需要。各國當初顯示理解不足，惟迫於實際的必要，乃致全力於產業統制，自屬當然之事。

美國產業統制的中樞機關，為一九一七年七月設立之戰時產業局(War Industry Board)。然而該局權限之確定，組織的完備，到名實相符的戰時產業統制機關，積幾許的議論，經數段的進化，而戰時的需要已迫眼前。作者在美國親得視察此項設施進展之經過，乃痛感講求有效適切的產業統制是如何的困難。

戰時產業局之設，發源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之國防會議。當時美國對於世界大戰之態度，雖然還沒有決定，但一般人的豫期，都以為將來當有參戰的機會，所以國防會議調查工業及交通的狀態，以研究將來戰爭時應取的手段為目的。又該會議認為有置若干附屬委員會以為特別調查機關之必要。不久活動開始，一九一七年三月開戰，在危難的情勢下漸漸召集委員會，但已無暇對於軍需品工業研究根本對策，只有急速的應付當務之急。當時設立交通，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原料品礦產物，技術及教育，勞働，及醫務七委員，各委員會俱為諮詢機關着手其分擔事項的調查。此項委員會在開戰當初，狀態混沌，對於陸海軍軍需品的供給計劃，並沒有多大貢獻。這是美國產業統制的初步的成就。

然依戰局的進展，上述組織漸次暴露其缺點。就是因為這些委員會只是調查諮詢的機關，沒有實行力，所以關於政府各部間的軍需調辦的不統一，沒有匡正的力量。例如軍需品購買的時候，由該委員會決定價格，可是無論如何沒有法律上的基礎，僅依與行政各部的長官的個人的協定，顯然缺乏實行的可能性。為了要除去上述缺陷，於是有總軍需局（

General Munition Board）的設立。該院局柯里勃拉菲市的工業家斯各忒爲長官，另由陸海軍及其他代表二十餘人參加，統一陸海軍的購買，以圖原料品取得上的便宜，並附以陸海軍用及一般工業用購買的優先順序等。這是美國產業統制的第二階段。

總軍需局的組織，對於軍需品的調辦，究與以多少便益，依然值得討論，因爲其權限及組織的不確定，其職能在實行上，依然不免有可以批評之點。決定權不存於該院的長官，僅依陸海軍及其他代表合議的決定也沒有用處，其決議的結果實施與否，完全是在行政各部長官的權限之內。因此，此種軍需局也不能有其預期的成績，在設立後三個月，即一九一七年七月由戰時產業局來代替這一個組織。產業局依然以斯各忒爲長官，從前職員二十餘人內減去七人，以期事務的集中。該局分原料，製品，被服糧食，優先順序，勞働五課，各課加入陸海軍代表一人，以七人中之三人爲特別委員，担任聯合與國的軍需品調辦事務。這是產業統制設施的第三段。而原料課的課長，就是他日被任命爲美國軍需工業的主宰者巴爾柯氏。

依產業局的設立，而除去若干不統一，這比上述各機關來，在實行上已進了一步是無疑的，可是還不過是國防會議的一個補助機關，作爲軍需產業實施者的資格，還沒有充分，僅僅盡了一種清算者的任務而已。即該院的決定不立即伴以執行力，法規上的責任依然存於行政各部的長官，執掌購買事務的長官，一方面在法規上隸屬於部長，同時又須受地方產業局的指導，在此種變態中，各方面都不能合拍。如此看來，產業局的組織，也依然有弱點，同時軍需產業統制的必要又益益增大，所以改造組織的要求亦益爲增大，乃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依大總統的訓令，實現大改造，名實上完全占有軍需產業統制的中樞機關的地位。下述三項充分表露該局的活動。

一，本局的職能及局長的權限明白確定，

二，關於軍需產業一切的政策，除價格公定外，均由局長一人的決定，

三，一改從來僅爲國防會議的附屬機關之制度，而成爲大總統直屬的獨立機關。

即第一項從來產業局的權限的範圍缺欠明瞭，又其決定往往忽視各部行政長官等缺點，均加解除，第二與第三項則使該局的活動敏活。總之，美國戰時產業的統制，經過上述種種演進，到參戰一年後，始見實現的。

（四）戰時產業局的組織

戰時產業局的職能，依大總統指令，有下列諸項。

一，資源開發時必要設施的設置，

二，現存設施的改造，

三，資源的維持，

四，關於價格對於購買機關的助言，

五，不充分的物資的獲得，及分配的優先順序的決定，

六，聯合與國的購買代理，

其次關於局長的權利之指令，有次列六項。

一，為各補給機關的總代表，

二，各部局之購買及分配順利施行時，不加以干涉，

三，就契約之分布，原料之獲得，資源之開發等，與以必要的補助指導，

四，各部間關於補給發生爭執時，為之裁決，

五，對於契約及分配之實行加以注意，以圖促進之，

六，預測各部局將來的需要，預立圖與國內產業調和的方策。

總之，局長的任務為一切軍需產業的總指揮官，威爾遜大總統在其訓令的末尾上說，應該使其在產業界成一切供給部份的大本營。

該局的長官就是改造前的產業局的原料課長巴爾柯氏，設置價格公定，勞動，聯合國購買，規章決定，製品，優先順序，資源，化學製品，計劃及統計，爆發物，鋼及鐵，纖維工業諸課，使種種有力人物為之主宰。前期產業局的長官斯各式氏就任改造後的產業局的纖維課長，而在其昔日的僚屬之下任職，這是頗有興味的一件事。

（五）地方產業委員會制度

產業局的職能，在關於技術上及工業經營上之指導的任務而外，其最重大者，為購買事務的統一，價格公定，優先順序的決定三者。購買事務的統一，大體達到目的，一向存在的各部局間的競爭之弊，大概絕跡，到後來戰局日益發展，軍需品的需要愈加增大，此制度的弱點又重新暴露出來。

產業局在華盛頓置有事務所，執掌軍需品的購買，乃屬當然的結果，於是成為中央集權的，其得與中央訂立契約者僅限於大企業，這樣，一方面使大企業負担過重，他方面對以小企業又不與以充分發揮能力的機會，致全般產業不能達到最高效率的結果。從當時軍需產業的地方分布看來，集中於紐約一州者占美國政府及協約國的訂購量四分之一，紐約，奧亥奧，彭雷維尼亞三州共占二分之一，再加上麻省伊利諾，牛其阿西，加乃芝加脫四州，則占全契約的四分之三。固然，以上諸州的工業力，雖為全國之冠，可是上述契約量的分布與實際工業力之不成比例也是很明顯的。因此產業局

對於國內軍需品契約的分布與實際工業力成爲比例的方策，研究結果，認爲有先行急速成立全國工業力詳細調查的必要，乃分全國爲二十個工業區，依下述方法，實行最適當的地方分布。

一・在各區工業中心地的商會，通知其他適當的團體，組織產業委員會，如尙有必要。則更在若干小地方分設支部。

二・產業委員會在全區內網羅各種產業，調查各區內及各區間工業力的狀況，孰最便宜。

三・產業委員會關於工業能力調查的結果，報告戰時產業局，產業局有必要時應報告行政各部。

四・產業委員會置代表於華盛頓，就軍需品訂購的分配，擔任各地工業家與戰時產業局的經紀。

依上述方法，不但能够明瞭全國工業力的現狀，即當地工業家與政府訂立契約時，不及一一派遣其代表於華盛頓，亦能依其各自的能力而擔任政府訂購的數量。

各地產業委員會的組織，全國並不一致，大體上各區分爲八個小區，每一小區置地方戰時產業委員會，各小區分製造工業，鍛鍊，機械器具，樹膠製品，陶磁器，化學製品及塗油，纖維工業，木材及皮革，一般技術，及自動機械十種，在各業選出的委員長管理之下，與軍需品製作取同一步驟。即關於軍需品的製作，把全國的製造業者打成一片，以期以各自的能力，發揮其最高效率。至是，美國的戰時產業統制，差不多可說是完全成功。

六、戰時產業局的活動

戰時產業局的活動，以設置地方委員會而達於最高點，已如上述。茲就該局活動的各方面，略去技術上的諸點，茲述購買的統一，價格的公定，優先順序的決定如次。

購買的統一以上述地方委員會制度而終止，惟購買的統一備有下列各種利益。

一，當締結契約時，能以實力排除情實。

二，各製造業者得省去一一派遣代理人於華盛頓之勞。

三，可省去各部局購買官吏的手續。

四，能依物質的種類，數量，需要期等而爲最合理的訂購量的分配。

五，容易改造一般產業的軍需產業。不致攪亂產業界，並能減少勞動者的移動。

其次產業局實施的價格公定，如對於銅，鉛，亞鉛，水銀，鎳等非鐵質金屬，樹膠類，化學藥品類，鐵及鋼，木材以外之建築材料，網索類，羊毛及羊毛製品等，抑制其價格的騰貴，縮小其價格變動的範圍，很顯著的表示其成績。

優先順序的決定，當產業局尚為國防會議之附屬機關時，別設委員會以綜理各部局及協約國間的競爭的態度，惟當時關於優先順序決定的權限有欠明瞭，尤其是海陸軍的購買官吏，各在熱中其作戰準備之餘，屢屢漠視委員會的決定，因此引起不少糾紛。一九一八年三月，值產業局改造，大總統把未達生產額的需要額的物質之引渡的順序及比例的決定權限，完全付與產業局，於是久為生產者及政府當局所困惱的難題得以解決。

次略述優先順序決定的方法，可先分物質為AA ABC四，AA為最緊要的軍需品，A為AA以外的一切軍需品及其材料，B為生活必需品，C指上述三類以外之物質。AA與A更依緊要的程度分為AA_1 AA_2 AA_3 $A_1A_2A_3$等類。根據上述分類，論訂購時如何，AA較A為優先，A又較B為優先。AA_1與AA_2的關係亦屬同樣。關於同一物質，在先後上有疑問時，由委員長決定之。順序決定以出於訂購者之要求為原則，惟由契約者或承辦者請求也沒有什麼妨害。如果順序已被決定，即發行優先證明書，對於製造及引渡他的一切命令，訂購俱有優先權。順序決定的範圍，以鐵，鋼，化學製品，綿，竹布，毛織物及其製品為主，有必要時，範圍可以格外增加。石炭及骸炭由燃料管理局掌管，食料及肥料則由食料管理局掌管。關於一切燃料食料之製造機械器具及設備的材料，均由產業局決定其次序。

又產業局預先依照重要的程度，製訂分類的品目表。採取不待各個的要求，而自動的決定其順序的制度，其次乃製訂優先表，將各種產業分為第一類至第四類，第一類為最大的必要品，常較他種為優先，應滿足其全要求額，第二類不是最大的必要品，惟仍為擴張現在的工業力所必須者，第三類足以盡現在工業力的全力者，第四類則限於特定時始屬必要者。

優先順序決定的效果，可以舉出幾點，第一可以使軍需品及生活必須品的供給充足，第二可以抑制不必要品及奢侈品的生產，第一點沒有說明的必要。第二點，如依產業局的發表，有數十種生產品的生產，被限制四成乃至七成五分。如此廣泛的生產制限，把這一方面的勞動及原料來充當軍需產業，其有利於軍需產業的補給，蓋至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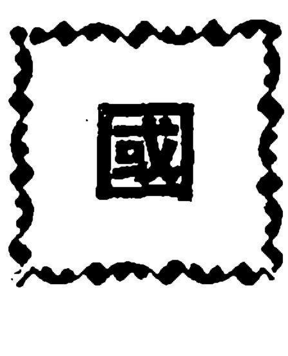
美國世界大戰時經濟統制機關，漸次的改革其制度，進於統制狀況，大體如上所述。惟其設施大概太遲，由於戰局的進展，很困難的軍需補給的任務已完。如經濟統制的中樞機關戰時產業，其大改造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使該局活動達到最高度的地方產業委員會的設置則更遲，依軍需產業關

係者自動的區分表及優先表而得容易知道軍需需要的緩急，已是一九一八年七月間的事了。即戰時產業局，整頓其組織陣容，漸次實行就緒時，戰局已有意外的進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條約成立，所以實際上美國沒有來得及完全實施經濟統制，戰局已告終結了。可是，美國如果在戰前着手這一個問題的研究，開戰之初，就能夠實施高度的經濟統制，得導歐洲戰局於有利之域，也許在不可知之列。如據現在所傳，美國對於戰時經濟政策的研究熱，風靡一時，並據說在一兩個大學內特別設有講座。美國擁其無限的資力，設有完備的制度，如果開始其組織的活動，從產業方面看來，現出世界無比的强味，是不會錯的。在我國，近時此種研究已在一般經濟學者間實行，誠屬可喜。甚願更進一步去研究，以備有事之日，不致有萬一的掛漏。

一九三三，三月二十二日於南京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廿二年三月廿四日起至廿二年三月三十日止





蔣汪在京會商大計

蔣汪先後抵京

汪精衛氏抵國後，堅以病辭行政院長職，聲稱北上晤蔣，再決出處，後因新歸勞瘁，未克起程。蔣氏以國事煎迫，頗願與汪協商，兼以南方匪勢猖獗，急須一度南下。遂於二十四日正午由保飛平視察後，二十五日晨五時返保，中午由保乘自備飛機至開封。當日下午六時即由開封乘專車經隴海路至徐州。轉由津浦路回京。二十六晨十時十分，到達浦口，事前知者極少，故僅朱培德•陳紹寬•陳儀•谷正倫•陳焯等十餘人渡江迎接。蔣下車後，即偕歡迎人員乘承平渡輪過江，逕回中央軍校休息。

汪精衛•孫科二十六晨八時由滬到京，隨偕同至鐵部官舍休息。未幾戴傳賢•居正•陳果夫•葉楚傖亦至。坐談一小時，朱培德•曾仲鳴自浦口站回，報告蔣已渡江赴中央軍校，羅文幹亦至。十時半汪•孫•居•戴•陳•葉•羅•朱同赴軍校，與蔣會晤。蔣及各委一致敦勸汪復職，汪以無從推諉，當即表示接受。下午三時半蔣至鐵部官舍回訪汪，談商各重要問題，結果頗稱圓滿。蔣汪暢談二小時，內容集中今後內政改革方策。當日汪電宋，告以會談情形，促宋回京。並函中央秘書長，請於二十七日紀念週後召集會議，解決行政院長問題，蓋汪氏晤蔣後，辭意已打消矣。

汪氏銷假視事

二十七日晨十時，中央各要人在中政會會議廳開重要會議，計到蔣•汪•孫科•居正•戴傳賢•葉楚傖•宋子文•陳果夫•顧孟餘等三十餘人。直至十二時散會。各委對汪復多敦勸，一致主張在此國難嚴重中，盼汪立即復職，俾中樞政治主持得人。次對抗日禦侮方針亦有討論，汪陳述意見頗多，關于軍事統一案，會中亦有討論。下午二時，蔣•汪•宋在軍校蔣邸商談，內容較重要，大致行政院長問題，經此一番交換意見，完全解決。今後治事之準繩及方針，亦復確立。其次對今後中央抗日方針，亦經議有具體決定。至此辭職問題，遂告結束。汪原意只求職權專一，庶責任分明，事權統一，各事可放手做去，或成績易顯，不致代人受過。此意已得各方諒解矣。二十九日中政會，決定汪復職。汪定三十晨到院視事。會後汪語記者：本人因國難當前，毅然由德返國，共挽危亡，惟以病軀不勝繁劇，故曾呈辭，願以中央常委名義襄理國事，乃蒙中央及各院長堅促復職。余以院務多方待理，礙難再辭，故決定三十日到院視事。惟照復職手續，除經中

政會通過外，尚須三十日中常會決議云。

三十日中常會議決汪復行政院長職後，汪即銷假視事，並電宋子文云：宋副院長勛鑒，弟已於今日遵照中央決議，銷假視事，迴念病假期內，得兄代理，一切院務，主持得人，庶事克舉，而弟亦得暫卸仔肩，以謀康復，於公於私，均銘感無旣，謹申悃忱，諸惟鑒照。弟汪兆銘卅印。

定期開全代會

三十日晨八時開中常會，到汪兆銘·蔣中正·林森·孫科·戴傳賢·居正·于右任·顧孟餘·葉楚傖·陳果夫·吳鐵城·李烈鈞，陳公博·張羣·邵力子·陳布雷·朱家驊·褚民誼等五十三人，主席蔣，討論要案：(一)常務委員提請於七月一日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案，議決通過。(二)決議常務委員會認爲應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此案應提交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三)決議汪兆銘辭行政院長兼職，礙難照准，仍應即行銷假視事。(四)修正華僑革命義捐獎勵章程第十六條條文。(五)推伍朝樞出席下星期一紀念週報告。

三十日中常會討論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情勢甚莊重，原案發動在蔣，而動機甚純粹。常委會原提案，本爲召開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國民大會案。主席說明後，有人以爲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照總章應在十一月，爲時過遲，故主張召開臨時全代會，且可專討論一問題。各委員討論甚久，常委特休息三十分鐘，討論辦法，最後乃決定，將原案分爲兩案，一爲提前召開全代表，一即國民大會之召集，由全代會討論。休息後，蔣復登台，致懇切之演詞，略謂國難至此，非集中全國力量，難勝此工作，且本黨歷史上，以天下爲公，何如早日實現。詞極懇切，聞者動容，最後乃照原案通過。

中常會討論政治公開案時，因關係重大，非常會所能決定，且國民大會開會期，亦係三中全會決定，非中常會所能變更，故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李烈鈞提案全文，共列八條，其內容爲許可國民黨以外組織政黨，參加政權，惟仍以三民主義之國民黨爲中心，共以實現總理憲政時期之各項建議爲目的。依照國內現狀，將訓政時期縮短，提前實現憲政時期，俾集中全國力量，以禦外侮

汪談全會任務

中常會散後，汪在中央黨部對記發表談話如次：全國代表大會會期，依照黨章之規定，每兩年舉行一次，本屆大會，應在本年十一月間召開。現因國事危殆，對內對外之大計，均應得全國民意之解決，故全體常委認爲有提早舉行之必要，特提出今日中常會討論，當決定七月一日提前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李烈鈞所提之開放政權案，亦交該會討論，國民參政會及國民大會召開日期，亦由大會討論決定。因國民參政會召集日期，依三中全會決議，定十月十日舉行，國民大會則定二十四年三月召開，國民參政會與國民大會，同爲民意機關，旣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參政會是否仍須依期召開，亦有待於決定。國難嚴重至此，地方自治難望于二十四年以前完成，何如提前舉行國民大會，以入民主政治之途，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因時間忽促，中央全體會議，將不舉行。但十一月間應召集之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是否舉行，則由臨時全代會決定，中委是否在臨時全代會中改選，亦待該會決定云。

大公報之社評

天津大公報三十日社評，題爲「臨時全代大會之召集」，全文如下：

中央常會，昨決議於七月一日開臨時全國代

表大會。據汪精衛解釋，該會之召集，爲解決是否提前開國民代表大會之問題。

據最近各方情報，可知蔣汪等國民黨幹部意見，主張儘早提前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以達還政國民實行憲政之目的。然此事重大，勢須由黨代表大會解決，故昨日中常會之決議，可知係由此種提前實行憲政之潮流而來也。黨治改革之必要，本報日前已論之，誠以憲政固非萬能，而訓政則已臻絕路，改弦更張，誠屬非已。至於還政國民後之成績如何，則視全國各界之準備及努力如何以爲斷也。吾人聞中常會昨日之決議，願先提出二點以促各方之注意。其一：國民黨在目下已非一完整之團體，甚至以同屬幹部之人，而情感直同仇讎。如滬粵之委員，與在京委員，求其互相信賴，一致行動，殆屬絕望之事也。現在在京幹部，主張早結束訓政，然反對方面，是否贊同，又不可知。吾人乘此機會，有願一般國民黨人覺悟者，在此外交內政水盡山窮之時，一黨訓政之制度，其本身上不堪維持，並不關國民之贊同與反對。一言蔽之，有被迫改制，還政國民之必要是也。大局之敗壞，盡歸罪於國民黨及其人，誠不公之苛論，然政府責任，要爲一黨獨負，而結果如此，且至今仍無打破國難之良方，是則與其再繼續負誤國之咎責，斷不如早還政以謝國民。是以就今日論，主張結束黨治者，爲識時務而得民心，倘黨中尚有堅持繼續負責訓政者，則斷不能得國民之擁護也。故吾人第一望一切國民黨員，俱贊同中常會決議之精神，認清時勢之背景，一致主張早行憲政。其二：凡國民黨以外之人，對此政治上之新趨勢，應速自準備共同負責之道。夫自十七年以來，凡國民黨外而富於政治意味者，往往詬病訓政；然縱觀各界，究竟智識能力精神各方面，是否能勝國政之責任？假令有國會上下院，其指導外交內政，是否能勝於今日之中央黨部？全爲疑問。年來亦嘗開種種會議矣，如國難會議，如國民會議，如反對內戰會議，其網羅各界之人，不爲不多，然殊未能表現負責之能力與精神。大抵近年之各種會議，求如民二民五之國會，猶望塵而莫及也。國民黨治下，不許有公開之他黨，然秘密成立者，則不爲無。惟觀各種秘密政團之刊物主張，假令當國執政，其空疎僨事，是否有別於國民黨？亦全無把握。是以中國近年，病於人才鍛鍊之未成，政治素養之未備，使再不努力準備，一黨訓政固失敗，多黨執政亦無成，此國家眞正之痛事也。現在國民黨幹部，既覺悟而欲提前實行憲政；三個月後，黨代表大會即將議決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之期日，且逆料其期不遠，是則凡不滿黨治及一切熱心國政之人士，亟應在此期間，有所準備。凡關外交內治政治經濟諸大問題，亟應根據國家之事實狀態，作縝密之研求，庶幾還政國民之時，有接受或參預之能力，俾能達到舉國一致共赴國難之目的。而其中之最大問題，外爲對日，內爲對共，此兩事之政策及辦法，尤應一致嚴切考慮之也。

馮對蔣提五事

此次蔣氏離平返京之際，曾致馮一電，約往南京會晤，共商國是。並派黃紹雄・熊斌代表赴張垣謁馮，敦促早日晉京。黃熊二氏於二十八日由平乘專車前往。同行者有馮之參議陳希文，聞蔣另有親筆函託黃轉馮，黃等在張垣公畢，並將轉往多倫等處視察。馮氏動靜，尚未決定。據接近馮者談：蔣曾派馬伯援赴張垣請馮赴保一行，馮當即覆蔣一函，託馬帶回覆命。原函如下：介石仁弟道鑒，昨承電約，並請馬伯援同志來張，厚意殷殷

，感念之至。國危至此，惟有赤誠團結，共謀救濟。祥與弟台共患難，共生死，以完成北伐，個人之情誼猶昔，縱有時主張稍異，然實為創造新國家而發生者也。今者國難日亟，而敵尤進攻不止，此誠最大危難之時，非力圖自衛拼命抵抗，不能以救滅亡，茲有數事，為弟陳之：（一）邇來妥協之謠，遍於海內，此固為敵方之所造，然吾非藉闢謠之方，須以事實為反證，則其謠自息。（二）迅發精銳部隊，從各方齊發，不致抵抗僅限於一隅，尤盼吾弟親率十萬，收復失地，祥當竭全力為臂助也。（三）前方各軍與敵苦戰，餉項械彈，均極缺乏，請設法補充之。（四）抗日軍隊及義軍死傷甚烈，請設法撫卹之，補充之。（五）政治為一切根本，尤望政府刷新，與民更始。以上五條，為祥所貢芻蕘，希採擇之，不盡之意，請希文同志面達。如小兄馮玉祥啓。

各口戰急察邊吃緊

冷口迭有劇戰

冷口方面自敵軍到達蕭家營，馬道溝後，兩軍晝夜激戰。我軍總指揮及參謀長均親立陣頭督戰，士氣倍旺。商震手諭各官兵云，我祖宗遺留之國土，雖一尺一寸不能輕讓敵人，各官兵應本有敵無我之精神，奮勇殺敵，有死無退，堅持到底，百折不撓。據軍訊，二十四日拂曉，敵以優厚兵力，陸空聯合，分路猛攻三神廟•馬道溝•高里鋪一帶陣地。我軍沉着應戰，至敵人逼近陣地，始躍出壕溝，與敵短兵相接，屢進屢退，敵繼續增援，我軍亦增厚兵力，並由兩翼出襲，將三神廟• 馬道溝敵人擊退，佔領高地。獲鐵甲車三輛。同時高里鋪之敵亦被我合圍殲滅。鏖戰至二十五晨二時，我軍之一部由馬道溝東北高地向蕭家營子敵後方抄擊，因在暗夜，不辨敵我，敵大混亂，竟向四面發槍，自相混戰，越二小時，我軍乘勢圍擊，斃敵甚衆。此役我陣亡營長張克巽一員，同時另有敵軍一部由三神廟向我馬道溝抄襲，亦被我軍守兵擊潰。此三晝夜血戰，商震親到前線指揮，士氣奮發，二十六日第二軍團戰訊之密報謂，敵人關東軍首腦部決佔長城各口，並以六大口中冷口居長城之凹部，特為重要。如佔領冷口，不但直接威脅灤東各軍側翼，其以西各口附近之華軍亦不得不退。故特派遣第十師團中村混成旅團之岡村四十聯隊，第八師團鈴木旅團之谷步兵第五聯隊，川田騎兵聯隊，並由喜峯口抽調服部混成旅團與西八師團之一部加入，由各路向冷口猛攻，志在於短時間內必得冷口。

二十七日商震語記者：本人二十六晚由冷口歸來，前線在口外二十五里之馬道溝蕭家營子相持中。二十五• 六兩日大風，敵未來犯，軍用電話被風吹斷，二十七晨修復。敵機每晨來四次，每次四機，先一次偵察，後三次轟炸。我防線鞏固，士氣極旺，敵膽已寒，待援反攻云。二十九日晨一時許，冷口前面之敵向我山神廟附近徐營陣地猛撲，衝鋒七八次，經我軍沉着迎擊，敵不支潰退。獲得步槍鋼盔等件，又在屍身檢出文書數件，正在清理。我官兵亦微有傷亡，現仍守原陣地。該日晨，敵機數架，向我陣地附近投彈十餘枚，並無損害。

石門寨有激戰

二十八晚石門寨左翼我軍與敵前進部隊接觸，在激戰中。同晚石河右翼回馬寨亦有敵百餘名向我東峰頂山攻擊。二十八日占領石河東岸回馬寨之敵，經我部隊於二十九日拂曉反攻，至六時許，敵人不支，退角山，我軍

隨將同馬寨奪回。敵仍準備進犯。

九門口之敵，自經我軍誘擊敗退後，數日來屢有增加模樣，日變方步哨時有衝突。二十九日早六時許，突有日僞軍經沙鍋店向淺水營前進。我方對敵集中火力，敵人漸現動搖。至七時許，復有敵人增援隊六七十名由白菓樹高地向我右翼運動。但我軍官兵沉靜應敵，並以迫擊砲平射砲向其射擊。午後二時許，有日兵三十餘名向響水我軍陣地前急進，企圖破壞我障碍物，經我軍猛烈射擊，傷亡大半。下午四時許，淺水營之敵不支，全線潰退。

喜峯口方面，二十七日，敵以便衣隊四五百名，向我喜峯口方面進襲。經我軍發覺，伺其接近，齊以炸彈猛擊，繼則一鼓作氣，揮刀亂砍，斃敵二百餘名。紛紛抱頭鼠竄而退。我方僅傷士兵十四名。羅文峪前方日來只有小衝突，敵新到部隊自半壁山受挫後，刻均退集距羅文峪約七八十里之壽王墳一帶，我軍騎兵跟踪偵查追擊，敵在後方，擾害村民，極爲殘暴，屢日强拉民夫，擡運傷兵，有拂其意者，即遭殺戮。

二十九日軍息，喜峯口外敵之主力部隊，已向平泉方面退却。但正面仍有少數部隊，已無戰鬥能力，決無可慮。董家口方面二十六晚我軍以一部，由董家口・鐵門關・長城口・出襲孤山子附近之敵軍兵站，擊斃敵兵百餘人，並焚燬其輜重車數十輛。敵現向寬城子方面退却。敵人在寬城子半壁山一帶，姦淫强掠，無所不爲，並槍殺良民馬永岳長山等八十餘名。現平泉寬城一帶，民居均被敵燒燬。其原因則爲該地民衆不甘與敵合作，並常有襲殺敵軍等事。足徵人心不死也。

界嶺口方面二十六日以來，敵以步砲連合部隊，約二千餘人向我青山口之各口及界嶺口猛烈攻擊。飛機大砲更番轟炸，其步兵亦屢次進攻，然終被我軍擊退。二十七日敵復以飛機成隊爆擊，掩護其步兵進攻，我軍毫無懼怯，均潛伏溝內，待其砲火稍停，步兵接近之際，突行猛烈射擊，斃敵甚衆。敵大潰亂，紛紛退去。我軍追擊五六里，因時已晚，仍撤回原陣地固守。

古北口方面二十八日古北口南天門一帶聞砲聲，豐寧一帶有激戰。古北口方面沉寂，日軍雖在該處增隊，但揣其意圖，並不準備南攻，似懼我反攻。我軍仍在南天門堅守，與敵對峙中。敵機時至石匣鎮，密雲縣投彈，以擾我後防。

敵軍圖犯多倫

日本占領熱河，狂欲未遂，更圖進犯察綏，以完成其割斷中俄交通之野心。據多倫二十八日電，日逆僞分兩路進犯多倫：一由劉逆桂堂部與敵某旅團，由經棚南向出動，一由張逆海鵬部兩支隊與敵若干，由錐子山西向出動。馮占海當於二十六日飭王旅在半邊塔・宮旅孫旅在大柳塘子一帶，準備堵擊，並督率部隊赶築陣地，嚴密警戒。二十八日午後由東北方突來敵機兩架，經馮部高射機槍班集中射擊，未敢低飛，僅盤旋高空，向城內外東南北三方投彈十餘枚而去。

前方軍報云：(銜略)均鑒，頃接我軍駐大柳塘宮旅長長海報告，日僞聯合軍約兩萬有餘，携有裝甲車山砲等，分兩路來犯多倫，一部已抵經棚南龍家營子地方，一部已抵錐子山附近天寶山地方，似有進擊模樣，當立飭姚旅・馮旅・趙旅・郭旅，急赴前方，準備迎擊，並親率郭旅趙團出動陣

地，嚴重警備，決率我數萬健兒，衝殺前去，不日當有激戰云。

吉東義軍活躍

吉東義軍自去冬被日軍總攻後，總司令李杜不得已退入俄境，但原有各軍，各仍奉令分駐各地，相機殺敵。熱事發生後，該部曾有幾個計畫，惜熱河不久淪陷，該部仍只能採取游擊戰略。迄至現在，除密山已經克復外，第三支隊長王勇部四千餘人已占領富錦。日軍百餘名，裝甲車十八輛，已被李華堂圍在大勒勒密筒子溝間，悉予解決。大部敵軍均向哈埠集中，不敢東進。日方擬向佳木斯（松花江沿岸）一帶，獎勵移民，因義軍相機攻擊，致其不得如願，日方宣傳，移民成績良好等，實無其事也。現散駐吉東之義軍，總計約三萬餘人，惟以餉械缺乏，指導無人之故，諒難奏偉功也。

匪赤仍在圍剿中

近日來因蔣氏北上，匪赤乘機攻擾，故贛川閩湘各省，匪焰頗熾。張勉中談：廿三日接陳誠電，促粵出兵入贛。內容略謂匪再由廣昌潰竄雩都，現已向西南竄退，有南侵趨勢，請轉告陳濟棠，從速派大軍由贛南推進協剿。由廣昌至粵邊尋鄔公路，經熊式輝派員測勘，並開築等語。陳濟棠擬增調十團入贛，惟軍費希望中央擔負，本人已電賀國光，轉向蔣請示。南昌十八日通訊云：「……。贛省赤匪向分朱德・孔荷寵・方志敏三大股。朱匪踞凹南，孔匪竄西北，方匪擾贛東。每逢國軍進剿，則互相策應，牽掣我軍，以圖逃竄苟延。三股之中以朱匪為最兇悍，匪徒又多。朱毛股自在黃陂敗後，初恐我軍追擊，分竄寧都石城，及樂安縣屬之蛟湖一帶，繼又折回，集結於廣昌金竹（樂安縣屬）兩處。嗣因我軍乘勝前進，吳倚偉部又於十九晚克復廣昌，盤踞金竹之偽第一軍團全部，與在寧樂邊境之偽三五軍團一部，遂放棄金竹。全部南竄。孔李股自湘軍彭位仁師由劉平向贛邊搜剿追擊後，中經譚道源軍羅霖師分頭堵剿，在修水・銅鼓・武寧・宜豐・不能立足，遂西竄高安・新喻・分宜・清江等處。方邵股主力為偽十軍周建屏部。前因我軍進剿朱毛股匪於宜黃樂安之間，周匪遂乘虛竄擾金谿。嗣經我軍馳剿，潰竄閩邊，欲入光澤，藉資整理，乃被左翼軍遏於前，中路軍躡其後，所部三千餘人傷亡殆盡。迫不得已，率領少數親信，竄匿閩贛邊深山中。」

川省赤匪失去南江巴中後，現集通江，謀最後掙扎。楊部夏斗樞率兵六團，強渡巴江，攻匪側面，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於得勝山附近激戰。雙方傷亡達二千餘人。田軍中右兩縱隊猛攻通江正面劉存厚軍亦進駐瓦子鋪。湘陳光中師二十二日將蓮花縣城克復。刻向河塘南村一帶搜索前進。駐防贛南擔任右路剿赤之粵軍，因中路軍急速前進，左路軍總動員抄襲，特沿贛江向萬安推進。

蔣二十六日通令豫南鄂東皖西各軍及專員縣長等，原電如下，「據衛總指揮立煌漾（二十三日）午電報告，鄂東匪係偽二十五・二十八軍兩股共計五六千人，槍約四千枝，每槍彈藥三五排，最多者不過十排。皓（十九）日經我痛剿後，殘餘者不過四千餘人，其餘各處散匪，均係本地赤衛，毫無戰鬥力。苟我各剿匪部隊一致努力，搜剿不息，政治人員親督民衆團隊，實際下鄉工作，殘匪固絕無死灰復燃之可能等語。除令各地方官親督團隊切實下鄉工作外，仰各將領恪遵命令，一致努力，肅清殘匪，毋得因循坐誤為要云。」




裁軍會討論英提案

裁軍總會開幕

裁軍總委員會二十四日討論英方提案，荷蘭，土爾其，挪威與匈牙利各代表陳述意見，均贊同英方計畫，認為可作有益之討論根據。二十五二十七日繼續討論。二十七日會議法代表馬希格里大略表明法國對麥克唐納裁軍計劃之意見，繼馬氏講演者，為中國代表顧維鈞。顧氏反對英首相之計劃，謂中國正急需續加軍力，以防侵略。馬希格里向大會講演，謂法政府尚須詳細考慮麥氏之計劃，彼謂法國認本會必須詳細審查其討論。英首相之計劃，原則多與法國計劃相同，如關於軍備之裁減，安全之組織，歐洲軍隊之統一，短期服務，承認歐戰前之組織，海外軍力之特別規定，廢棄一切軍用飛機及成立商用飛機之共管等。法國對限制軍事預算，及國際共管，製造及售賣軍火等問題，極表遺憾。馬氏結稱：應提出之修改案，可由技術委員會進行。比代表包坤謂：麥氏之計劃極有理由，因如不能諒解即失敗，一經失敗，結果必成大禍。德代表那多奈宣稱：麥氏之計劃，可為裁軍會議歷史上開有決定之步驟。彼重述德國認已有之安全担保已足，並要求軍備之縮減，及實行平等之原則。日本代表繼起致詞，宣稱關於麥氏計劃之詳細大綱，日本加以保留，阿富汗，立陶宛及愛爾蘭代表等發言後，波蘭代表演說：允許該國合作，使該計劃完成，然暫時尚有數項保留，如關於担保一章，波蘭認為不充足。英外長西門為答以前之宣言，謂所可公認者，英國之計劃，尚不完全，應於討論之中完成之。在英國並未建議任何安全，此為人所共知。然英國忠心履行其已簽字之條約，並願接受一切將來之建議。總委員會最後以四十三票通過一決議案：謂英國之計畫，在籌備委員會起草之草約範圍內，並因法國之提議，加入某次新條款，復活節後，再開始逐條審查該計畫云。

小協約國宣言

自英義首揆商定裁軍新案後，小協約國，認為四強協定不啻犧牲小國，故堅決反對。二十六日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捷克等國宣稱：極端反對修改凡爾賽條約內規定之歐洲制度。此數國之政治及領土利益，完全係由該約產生。此項見地已經小協約國常務行政院二十五日發表之公報內詳細說明，該公報指稱，大國設法成立永久和平及國際之友好，此種舉動甚佳。然彼等無權利用他國，而進行實現其目的。據小協約國意見，墨索里尼之計畫乃係歐戰前式樣之條約。此時既有國聯，該計劃不能適用。小協約國警告列強，彼等如訂立條約，涉及小協約國，均加以保留。其公報之原文如下：「小協約國常務行政院經詳細審查最近之事實後，已決定任何國家之合作，其宗旨為成立彼等互相之友誼及專關於彼等解決國際間之問題。小協約國不能承認各列強有涉及第三國權利所訂之協定。無論何人不能處置另一人之產業，故小協約對於有涉及彼等利益及政治之協定，須加以保留。小協約國對近日修改政策之談判，頗抱遺憾。職此之故，小協約國認為必須集中力量，以担保世界未來之安全及和平。

顧維鈞評新案

二十七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出席裁軍總委會演說。氏對於英國所提裁軍計畫，作一般的贊助。但對於枝節各點，則予以批評，氏稱，計畫中之安全規定，欠缺充分與明確，且對各國歧視，因此頗堪遺憾。中國因審慎遵守條約，在已往十八閱月中，遭遇侵略，目前仍舊如此，且更形嚴重。此項侵略爲全世界一般及法律所公認，故中國感覺有鞏固國聯盟約之需要，俾能保障採用更迅速有效之共同責任，以阻止侵略，氏向大會呼籲，但坦克車大小，削減至十六噸。氏對英方保留。在邊遠地點得使用飛機轟炸，作爲警備用途之主張，特別提出反對。氏稱：華人對轟炸事件，認識其恐怖意義，此種方式之戰爭，特別具有侵略性。對國防破壞效率極大，且予平民以最大之威脅。英方保留頗易遭誤會與誤解，故易被濫用，自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以來，華人對所謂「警備辦法」認爲凶惡之表示，中國迄未有迎合特別情形需要之陸海空軍。目前經驗，即爲一種教訓，中國頃間迫切需要能符合其長海岸線與領土需要之海空軍國防。據稱：中國因國防制度之不充分，以致引起他人侵略之覬覦，關於計算其軍備之根據，中國不得不按照原來提案之意義，加以保留。顧氏對英國草案中，僅規定中國保有飛機一百架，特別提出反對。

俄代表之譏彈

二十七日蘇俄代表杜夫干列甫斯基在裁軍總委會演說，批評英方計畫，並大肆冷嘲熱諷之譏彈。氏於討論枝節問題時，指陳蘇俄代表團對軍力問題，不能坐視。此點或係因其亞洲之鄰國日本。氏尤注意於蘇俄接壤地點，關在此種地點，可由該國予以武裝之供給，氏贊助土耳其所提修改達達納爾條約之提案，爲爲具有充分理由。於討論英國所提關於空軍之主張時。杜氏稱：飛機分配之規定，應推及參加會議各國，蘇俄代表團對某某鄰國之空軍，特別關切，尤以對日本爲甚。因該國現時在國境外享有建設補充飛機隊之便利。氏於批評英方保留，爲警備計得採用轟炸手段時，主張完全禁止轟炸之舉，阿富汗代表對杜氏主張，拍手讚賞。

英揆返國報告

努力斡旋裁軍會議之英揆麥克唐納氏，二十二日由巴黎返國後，二十三日在下院演說：報告其赴日內瓦，羅馬與巴黎之結果。一般期待此項宜言已久。氏稱：當彼與西門抵日內瓦時，得悉裁軍會議有破裂之嚴重危險，裁軍工作已陷於枝節問題之討論。彼等認由列強聯合迫令任何歐洲人民履行彼等認爲與自尊與榮譽不符之義務之時期，目前已成過去。彼等承認，現時應完全明瞭此種強迫之義務，性質頗爲嚴重。因非彼等自願履行，鑒於近頃發生之事件，更足增加採取重大步驟之危險。故英方計畫，主張在目前階段，不進行均等。惟各國不得重新增加軍備。目前歐洲極不安定，情形極爲緊張。經彼與西門調解結果，裁軍會議重新產生希望。關於訪問羅馬事，麥氏稱：在彼等抵羅馬時，墨氏示彼等一簡短文件，表示擬採一歐洲四強合作之有效計畫，按照非戰公約精神，維持和平。並在原則上允許德國以地位平等。墨氏計畫中規定，四強間不應採取武力，解決任何當前之政治難關。該計畫並規定，按照國聯盟約第十九條，修改各項條約。該計畫中規定之條約，有效期限爲十年。此項計畫不應使各較小國家除外，必須令彼等占適當地位。蓋於消除目前刺激之原因時，關於彼等利益，或較各大國爲多。麥氏於結束時稱，此項提議將可阻止歐洲糾紛，蓋歐

則將不免有國家主義復活，使和約成爲討論之問題云。

法反對新提案

法外長彭考二十九日向下院之外交委員會演說時，謂總理藏拉德不欲脫離波蘭與小協約，而取得在四強委員會中可懷疑之地位。彭考之語，係表示法國不接受最近義首相墨索里尼與英首相麥克唐納所提出之維持歐洲和平之四國公約。此次演講可認爲法政府拒絕墨索里尼原建議之表示。二十八日氏在「和平友誼協會」筵上向國聯新聞記者演講時，表示澈底擁護國聯。氏謂：「聯盟一行破裂，戰事必接踵而至。法國之立場，寧願組織和平，以求勝利，因對國聯極爲信任。吾等所感之困難固難免，然亦非不能解決，吾等即處此地位，余敢謂數月後戰事與和平，將在平均之列。裁軍會議似應成功，否則必又引起新軍備競爭，而成公衆之禍患。法國已盡其人，建議一計劃，實述裁軍及安全之問題，並縮減一切侵略品至最少之數，成立互助及常期之管理。」蓋法國仍欲支撐國際聯盟之空架，而保持對小協約國之聯繫也。

英美談判戰債

二十四日美國務卿赫爾與駐美英使林德賽關於戰債問題會談頗久。赫氏與會談後宣稱：並未達到任何決定。但一般人相信倘債務國果相誓減少稅率，則美國必以滿腔同情，從事考慮戰債之修正。且倘令英美間可以達到一雙方滿意之商務協定，則美國即肯減少英國戰債。」二十九日再度會談經濟問題，定四月一日繼續談判。

二十五日赫爾氏爲解除一部份人士之誤會起見，發表一聲明，謂彼對美國之是否與未清償戰債國家代表進行討論，不能確言。但美國極願與各國政府合作，預備將來之世界經濟會議，不論其戰債問題之地位。國務卿赫爾氏之宣言與前民主黨之政策已略有變遷。前總統胡佛曾決定，對未清償到期戰債之國家，不與之討論戰債問題。今日國務卿赫爾氏之宣言，亦謂其係鼓勵法國，與義進行戰債談判者，且似開合作之路。使減低關稅，爲戰債讓步之條件者。但美國減低關稅問題，應與戰債有關各國者，完全分開討論也。

傳聞美總統羅斯福擬請各主要國派遣專家到美，以便成立世界經濟會議程序之主要大綱，美國將分別與各國代表作初步之談判云。美國出席裁軍會議之重要代表挪門台維斯氏，二十九日安抵朴列茅斯。氏於赴日內瓦前，將在倫敦盤桓兩三日，藉可乘便與英首相討論裁軍會議，與世界經濟會議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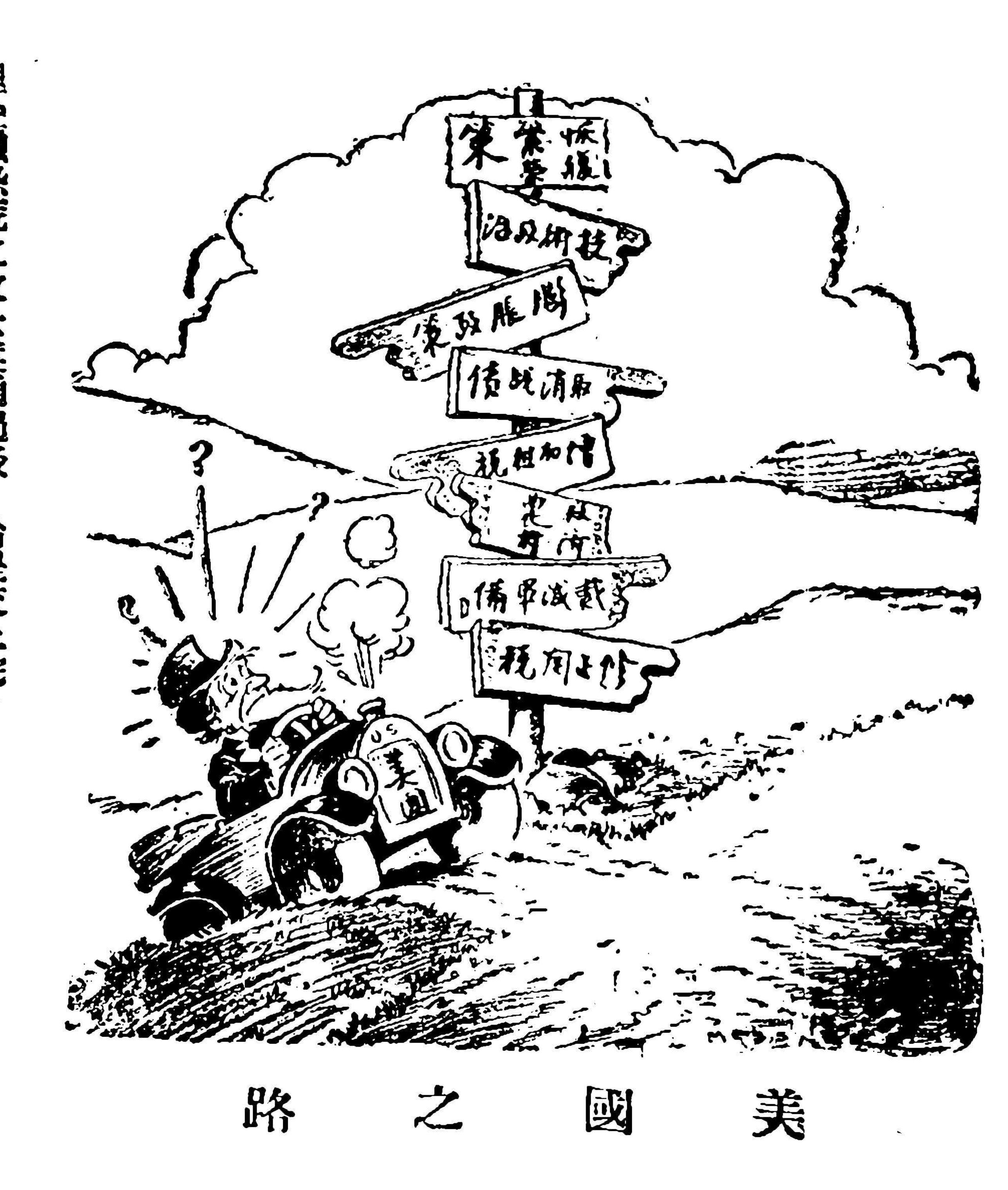
美下院通過軍火案

自羅斯福提出禁止軍火出口案後，已成下院之中心議案二十七日下院開會時，下院共和黨議員兼外交委員會委員丁克漢攻擊此案。氏認該案助長侵略，無助和平。並謂現政府採取此種辦法，意在抵制日本，殊不知上院業已拒絕認可胡佛總統在任時所提禁止軍火出口之同樣辦法。丁氏預言，日本將認此舉爲非友誼之行動，或將引起日政府採取報復手段，如扣留在日本領海內航行之美國船隻，占據菲島，及最後美國艦隊若企圖侵入日本所欲保護之地帶，必受日本之砲擊。但下院外交委員會置丁之反對於不

額，卒於二十九日通過政府方面之建議。予羅斯福權力，宣布禁止軍火運向交戰國家，或發生糾紛之國家。在最後通過前，將努力修改之，俾在其他製造軍火國家，作同樣之行動後，始能實行。

國際法庭

問題，二十九日上院外交委員會已通過美國加入國際法庭案，但其主席魯濱生氏聲稱，彼擬俟處理金融恐慌之救急案通過後，始提交上院。



美國之路

減政問題

三十日上院通過政府計畫，准許政府雇用失業人二十五萬名，修築砲台。美總統羅斯福依照節減支出之法令，決定將美國各公務員之薪金自四月一日起縮減百分之十五，如此將使國庫第一年節省四千萬元，第二年一萬三千萬元，在減薪之例之公務員，約七十萬人，羅氏向受減薪之人公佈，美國人之生活程度，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已減百分之二十一•七云。

松岡在美狂言

日本首席代表松岡洋右返國途中，二十四日乘「利未也森」號郵船由歐抵美，松岡與新聞記者談話，其語氣甚鹵莽，不合外交詞令。彼謂：「日本無向任何國家解釋其一切行動之義務，因其(日本)非美國或任何國家之附庸。日本因不良之宣傳，已受誤解，吾知五千英里外之美國人民，欲了解日本在亞洲之一切行動，誠屬困難。但日本人對美國佔領西半球若干國家之了解，亦屬同樣困難。吾人不能容許任何敵對民族，管理滿洲，或對日有進行戰爭之陰謀。」彼並謂日本是否回至日內瓦議席，乃完全屬東京政府之問題，彼之來美，並無特別任務，在美時冀晤見其舊日之友朋，向彼輩解釋日本地位。當松岡與新聞記者談話時，警察已將聚集碼頭上之示威民衆衝散，中國人名林遒（譯音）者因帶有手槍被捕，出勤於碼頭上者，約百餘警察。中國人五十名及日本人十二名，均被搜查，警察衝散之示威羣衆，携有中英日文之旗幟，大部之語意，均係「吾人反對日本在滿洲及中國之暴行」。

波士頓二十九日電，據鐵路警察報告，有人擬破壞日本出席國聯總代表松岡所乘前赴波士頓之快車。據警察當局宣稱，彼等在鐵軌上，發覺以紅黃旂裹好之鐵條兩根，幸在松岡所乘列車到達前，由警察移去

希氏並論及墨索里尼之計畫，最後出一結論：彼相信倘德法兩國努力解決彼此問題，則將來德法間必能達一協定。德國並願與蘇俄發生友誼之親善，與有裨實際之關係云。

德國會通過獨裁案

法西斯黨首領希忒拉執政以來，努力完成獨裁。

興登堡已批准

德國國會二十三日以四百四十一票對九十四通過賦予政府以獨裁權之議案，該議案認可現政府之任期，可延長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總統興登堡於二十四日批准由二十四日實行。此後希特拉政府於四年期限內，得自行公佈及實施法律，不必經國會批准矣。希忒拉竟獲得如此權力，較前德皇，殆尤過之。法西斯黨之權威，至此已達絕頂矣。

希氏演說政綱

二十三日總理希忒拉在聽衆繁多之國會議場中，列舉大政方針。希氏對戰勝國科德國大戰戎首之罪，加以否認。德政府對於完全剷除共產黨勢力之事，已不容外人越俎干與。至於恢復帝制問題，並非目前預爲討論之事件，且倘由單一聯邦自動，而作解決此問題之企圖，必將被視爲對於全德統一上之一種打擊。國內一切宗教，必以有效之正義相待遇。凡犯重要謀叛者，將來必盡法懲治，以絕根株。希氏又以强調聲明，德國對於依據凡爾賽條約規定，應負義務，向已切實履行，德國軍艦之補充，不幸僅達到一小限度，而小規模之陸軍，乃致全然不適用。倘世界各國，亦決計實施其積極減少軍備之義務，德政府誠願力避增加其軍隊數量，德國殷求者爲權力與自由之平等。且願與世界以和平相見。故德國固願竭力終止各民族陷于分崩之境，決計願將過去悲慘情境，一筆勾銷，實行民族携手。希氏力促國人對貿易作有常識之組織與領導，以解除賠欵與戰債之一般負担。

猶太人之反響

希拉忒執政後，外傳德國人民虐待猶太人，斷引各國猶太人激憤，紛紛提出抗議，並作種種報復舉動。二十五日「每日電訊報」稱：全世界猶太民族擬作反德之抵制運動，作爲對希忒拉虐待猶太人民之報復手段。英國猶太籍人民會代表，決於二十六日採取行動，東城猶太商賈，已取消對德貨之訂購。美國猶太人舉行抗議之民衆大會，所訂德輪船位，亦臨時取消。北歐拉忒維亞國猶太人擬採用抵制手段。荷蘭猶民組織協助僑德猶民會。耶路撒冷二十九日電，巴勒斯丁之猶太人民，組織一全國運動大會，抵制德貨。阿根廷首都英國教堂教士及美國及蘇格蘭之耶穌教教士，均加入本地反抗德國猶太人被壓迫之猶太人會議。

德國法西斯黨要人高林對柏林外國記者宣稱：德政府實無意對猶太人有差別之待遇，及干涉彼輩個人財產之企圖。高氏對虐待與暗殺之報告，加以否認。但謂個人行動，雖曾發生，然政府決不使其再發生云。

據德國猶太人協會二十九日發出宣言，否認外國報紙之傳說，謂柏林猶太人墓地，每日均有肢體不全之猶太人屍葬埋，又有大批猶太人因不堪虐待，逃往日內瓦之說亦不確。又路透社訊稱僑德猶民聯合會正式聲明，稱毀壞猶人屍體，侮辱猶人婦女與汚毀墳場訊，均係虛僞。又謂，德國中央與各聯邦政府，已採取有效步驟，停止暴行。希忒拉氏禁止暴舉之命令，頃已生效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三月廿四日起
至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止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蔣中正由保抵平。

▲冷口外仍激戰，敵未得逞。

▲界嶺口敵增援，時來機炸我陣地。

▲徐向前股竄陝邊。

▲德總統興登堡批准希忒拉獨裁制，由今日實行。

▲裁軍總委會開會，討論英方新提案。

▲蕭伯納登美陸。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蔣中正由平返保，即日飛京。

▲汪精衛孫科等由滬入京。

▲界嶺口激戰，東線緊張。

▲德國虐待猶太人，引起各國反感。

▲小協約國召集緊急會議，宣言反對四强協定之提案。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蔣汪孫等抵京，會談國事。

▲宋哲元部進抵半壁山。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中政會開重要會議，談商軍政問題。

▲日本樞密院決議退盟，並通告國聯及各國政府。

▲喜峯口，界嶺口一帶仍戰。

▲冷口方面兩軍相持中。

▲鄒桂林部克復老爺嶺。

▲裁軍總會以決議方式接受英提案。

▲國聯答覆日本退盟書。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羅外長關於日本退盟發表宣言

▲蔣派黃紹雄，熊斌由平赴張垣勸馮玉祥晉京會商大計。

▲石門寨戰事激烈，豐寧附近有戰爭。

▲據探報，日分兩路，圖犯多倫。

▲德法西斯黨宣布抵制猶太運動。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我軍克復石河東岸之回馬寨。

▲中政會決定令汪復職。

▲法外長表示反對英義裁軍提案。

三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七月一日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汪正式復行政院長職。

▲何成濬由平赴保。

▲美下院通過禁運軍火問題。

論評選輯

開放政權的進一步希望

中委李烈鈞氏近由滬北來，歷太原張家口北平保定等處，奔走於團結各方，齊一意志之工作，所到之地，公開談話，輒以開放政權為言，前日過濟，言之尤為明晰。中有言曰：『時局至此，應闢一新途徑以拯濟之，故最注意在開放政權，使全國人民，得盡力於救國與建國。』李氏此言，本不始於今日，國民黨中，抱有此項開明的意見者，亦不止李氏一人，至於一般國民，愛國有心，不滿現狀者，其希望政治上別闢新途，久已迫切。雖然，今日中國，政治之毒病已深，非有大刀闊斧之辦法，絕對不能一新局面，故所謂開放政權者，斷非政府多立新機關，豢養社會游散份子，或改組國民政府，登庸黨外人才，為分贓式之合作，便可達到救國目的。吾人因有所感，竊願就李氏所云，為主張開放政權者進一解。

夫國家號為以黨治國也有年矣，實際則黨迄未治，何有於國。政治組織，久成畸形，委員制度，流弊深遠，名曰萬幾決於黨議，而全黨真正意志，殊少表現之機會，中央委員百數十人，智力不一，議論紛歧，人人在負責不負責之間，而國家大政，乃徒誤於築室道謀，即有勇於負責之人，亦無論其識解不必高於恒人，能力不必優於儕輩，而內部之牽掣，遠過於對外之顧忌，束縛馳驟，直是精神上之罪囚，良以年來黨內爭鬨不已，離合屢見，威信以分裂而遞減，實力因對峙而相消，至於今日，國事敗壞，固到水盡山窮之境，而黨治之弊，亦弱點畢現，區區三五領袖，寃讎固結莫解，緣是影響統一，敗壞國事，幾於束手無計，其勢非有澈底之改革，絕無救濟救國之餘地，故開放政權與現行之黨治制度實不能並立，此其一。

夫一黨專制，世界非無實例，政尚獨裁，各國尤見盛行，然而中國根本不止『一黨』，獨裁則無此人物。今言開放政權，首應改善黨制，然後對政權乃可為有效的運用。年來國民黨政治上之失敗，在於不承認分裂之事實，而硬欲保『一黨』之招牌，以致內部永不統一，萬般陷於絕地，今宜打開後壁，公開整理，由相反相阨之諸領袖，各就具體問題，交換意見，以主張訴之黨衆，以信念定其離合。本來政治活動，須受時間空間之制限，隨環境為轉移，非一成而不變，三民主義，包羅萬象，應肆之間，儘多伸縮之餘地，縱令公然分裂，要不能出三民主義之範圍，即或不然，而政黨之所以為政黨，終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依歸，任何政黨之主義政見，自不能與三民主義絕對背馳，是以開放政權，應即承認黨內不一致之現狀，而確定各改組後之組織，並容許其他政黨存在，此其二。以上第一點為取消黨治，第二點為改黨造黨，然而國事危急至此，僅僅如是，仍無濟於

目前，故必須有才有識有能之人，全體動員，各以相諒相愛，相信相親之心理，打消成見，絕滅私心，互助合作，同趨於救國之一途，設有於外交內政各問題之輕重緩急，所見有異者，亦不妨服從多數，或退處消極旁觀要以勿事阻害爲要義，如此則國民黨收還政國民之實效，而黨中賢達，仍有機會自效於國家，此亦開放權之收穫也。

抑吾人尤有言者，政治乃事實而非理想，中國政治，尤非任何國家書本教育中所可啓示。各國恒例，在野者常爲高論，而在朝者不能不受事實環境之支配，中國則負責愈重者，愈多難言之隱，而一旦退而在野則務爲不能實行之主張，以媚衆而窘其政敵，故開放政權，近之可使社會領袖人物，對國事多生責任心，遠之可使多數智識份子，接近實際政治，爲磨礪新人才之計。各國政治人物，新陳代謝，變動甚速，獨中國則內外政治，極端複雜困難，而後起人才之養成，乃較任何國家爲漠視。國民黨所以失敗，由於政治經驗之缺乏，而其所以缺乏者，固由革命黨人，重情感不重理智，好空言不喜研究，其實亦由從前執政者，把持政權，不肯開放，使有志青年，無練習磨礪之機會，致不得不訴之武力，奪取政權。今後國民黨果能由開放政權進而爲還政國民，則實際上國民仍應尊重國民黨先進領袖之最新的政治經驗，相與提攜並進，解決當前許多難題，是又國民本身應有之自覺，否則縱得政權，亦僅徒快一時之感情而已。中國自來政治改革，皆僅有一幕好戲可看，其後便無足觀，故吾人固望國民黨有大刀闊斧之改革，亦望國民能善用之也。　（錄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二

警告兩種人

天津常爲謠言之中心，有時亦非謠言，而確有其事實。如最近頗傳溥儀逆黨，在津活動，將不利於祖國，。又有一輩，其性質雖非漢奸，而欲挑動內爭，以達其政治慾望，此輩屬於國民黨以外者反少，大抵來自港粵間也。

吾人對於此輩中國人願與以總警告。此無他，凡行動結果不利於祖國，而便利祖國敵人之進攻者，不論其所持理由如何，皆爲全民族所共棄。不特爲虎作倀之漢奸將來其本身及其子孫，皆必然遭最惡之報，即雖非漢奸，而在此國家嚴重關頭，興風作浪，攪亂大局者，亦爲國民公論所不宥！

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皆未完成現代國家應具之內容，此不能諱，亦不必諱。然有一點必須嚴切記憶者，中國民族之團結性及獨立性，則巍然長存，亘五千年而從未稍衰！「中國人」三字，深印入一切階級職業人之腦海，遺傳的自認爲誇耀，不論在任何境遇下，不同化異族，而堅持其爲中國人，以現代語釋之，中國民族，自古具有强烈不變的民族意識，故能蕃殖成長，永生不滅，以至今日也！中國古代之受異族侵凌也，亦無時無少數漢奸，然其人在當時皆不容於淸議，身後則永受同胞之唾罵，甚至禍及子孫，改名易姓，以避制裁。而漢奸之可鄙，形諸戲劇，見於詩歌，天下後世，無不深惡而痛絕之。戲劇中凡所謂私通外族加害祖國者，其貌皆塗抹不類人形，其一言一動，皆寫形盡相，極醜極惡，此即民族的制裁，使爲漢奸者，雖身成朽骨，而永受懲罰者也。中國在歷史上兩度整個的

亡國，局部淪陷，不計其數，然在過去五千年中，凡侵凌中國之民族，已無不衰微或滅亡，否則同化於中國民族之大團體中，而被侵略之中國民族，則屢仆屢起，日益成長擴大，成現在四萬萬人口以上之大國。此無他，由其獨有的豐富文化，養成强烈的民族意識，其團結性與獨立性有以使之然也。現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正在演進變化之途中，故吾人對於指導一切主義者，原則上皆表敬意，不預存排斥之見，其各階級職業之利害關係亦俱願加以考慮。惟有一點必不可容者，則倘不尊重共同之民族意識，而為反民族利益之行動，或分裂民族團體或使其喪失獨立性，而受異族宰割控制，是其人應認為民族之公敵，團體之敗類，其本身勿論已，其家族子孫，甚至其祖先邱壠，同胞憤怒之下，必有不保之一日。千秋萬世，永受唾罵，身雖死而魂不安。此乃必然之結果，斷斷無疑者也。吾人由是以論前述之兩種人。第一：亡朝帝室，無不絕滅，中國於溥儀，不為薄矣；今受日閥之脅，任傀儡之名，以破壞中國之完整，此已斷然為國法所不容，況再進而為虎作倀，圖謀關內，民族全體，必與拼命尋仇，不惟其逆謀永不得逞，且可將及其親族，未來惡果，不卜可知。夫溥儀本身且然，況漢人而作漢奸者乎？彼鄭孝胥之流，將來在歷史劇中，已註定成一醜惡之三花面矣！人生幾何，何必步國賊後塵，使子孫在社會上無立足地乎！天津市上現在若確有代溥活動以便利日軍進攻者，吾只警告以一語！曰：備死後見祖先，為子孫留生路！其牢憶而猛省焉，庶幾其可矣。至於第二種人，吾人只問其倘使自己或自己之團體，執權當政，自問如何。況權不易奪，最大結果，能紛擾或能分裂，是則徒便利敵人，而損害祖國！與其如此，何不共求合作，各盡其能。是以縱確有政治意味者，挑動風潮，且無好果，況抑志在擾亂，謀混水摸魚，聊縱私慾者，是其人之可誅，與漢奸等矣。雖然，前既言之，中國民族傳統的有强烈之民族意識，近世以教育進步時勢鍛鍊之結果，强烈尤甚，是以現在眞甘心作漢奸者，數必極少。即降一等只欲乘機攫政之人，亦確不多。就天津而論，凡過去在軍政界知名之人，大抵向不作軌外活動。段已南行，而徐曹消極，領袖人人物中，無作政權之運動者，則一般心理可知已。吾人對於溥儀逆黨之活動，可斷言其不得逞；較可慮者，仍為國民黨之內部而已，故願一切黨人，速嚴重覺悟也！

（錄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四强公約之提議

英相麥克唐納於日內瓦軍縮會議中宣布其新軍縮方案後，即起程馳赴意京與莫索里尼會晤。此行也，法國當局深致不滿，法報且加以非難與諷刺；但麥氏則毫不顧忌，仍照預定計劃赴意接洽，今且已由意京轉往法京矣。

當麥莫羅馬會見之際，莫索里尼除對於英國新軍縮計畫表示原則上之贊成外，更進而提出較大的政治問題諒解之計畫，——主張由英意法德四國簽訂一和平新公約，以保障歐洲之和平。此項提案，據聞已得麥氏之諒解，且已正式通知駐意之法德大使轉呈兩國政府考慮，——云云。

當英國軍縮新方案未提出之前，意國即有將在羅馬召集少數國家代表舉行政治會議之說，而法國領導下之東歐諸小國，亦將另開會議，以為抵抗。麥克唐納新軍縮計畫之提出，一面含有消除此兩大對立以緩和歐洲帝國主義糾紛尖銳化之意識，一面更含有利用此兩大對立而攫取歐洲領導權

之意義，記者已於本月十九日社評中爲讀者諸君告矣。

間嘗論之，歐洲政局之動向，恆爲整個國際政局動向之中心，亦爲整個國際動向之縮影。目下之國際局勢，正動蕩搖擺於三角式對立局面之間。因世界經濟恐慌之深刻化與蘇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進步，各帝國主義者爲挽救其當前之危機，莫不有圖重新分割世界市場之要求；然以鑒於歐戰時代之犧牲，不得不竭力廻避自夥間之武裝衝突，故凡爾賽會議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之外交折衝，以及國際會議之召集，莫不爲企圖於和平手段之中求帝國主義間矛盾之緩和，以造成全世界資本主義一致對抗弱小民族及蘇俄之局面。然此種企圖，終因帝國主義自夥間之矛盾，欲緩和而終無法永遠緩和，有時且於企圖緩和之中而更增加其衝突。故一九二五年之洛加諾和平保障公約，雖曾拔出德國於左傾洪流之中而使歐洲之均衡局勢暫時形成，然德國經濟之恢復，正於暗中植下未來德國要求恢復國權與解放凡爾賽條約束縛之因子；法國歐陸霸權之確立，更預伏下未來法意與法英霸權衝突之動因。迨至世界經濟恐慌發展與夫國際政治危機增大，既逼使德國政治走向左傾右傾之最後焦點，復逼使法國徘徊於鞏固歐陸霸權與緩和對德壓迫之矛盾中，而法意與法英間之霸權衝突，更因此而更見擴大，故希特勒政權之成立，在挽救歐洲危機與整個的世界危機之立場上，固不無是處，然在鞏固歐陸霸權之立場上，則又深感威脅。但英意（尤其是意大利）站在挽救歐洲危機與『以德制法』之立場上，却願對德加以扶植。故德國提出軍備要求，意國始終立於支持之地位，英國之政策，過去雖徘徊於動搖不定之間，但最近因英俄關係之惡化以及意國之公開袒德，並在法意關係惡化之中已足造成英國攫取歐洲霸權之機會，乃亦不得不於徘徊觀望之中，明白顯示其抑制法國之態度矣！

是故莫索里尼四強公約計畫之提出，殆屬理之必然者，蓋在英德意一致的優勢之下，倘此公約成立，則洛加諾公約成立時代之法國地位，意國或可取而代之。至麥克唐納對於莫氏提案之表示贊成，其用意與提出軍縮折衷方案亦正相同；蓋欲在提攜德意抑制法國的形式之下，訂立第二洛加諾條約，並以攫取大於洛加諾條約時代之領導權而已，然以今日局面之與洛加諾條約訂立時迥異。法國之能否屈服，實在不可知之數；動盪之歐洲局面，正不知何時才能稍臻於安定也。

（錄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晨報）

◇　◇　◇　◇　◇

戰時統制問題

「非導以國軍精銳，斷難轉弱爲強，而總領師干，非蔣委員長莫屬，至集中人才，勿令僉壬操刀，置全國於對日作戰統制之下，更屬刻不容緩，」此本月七日全國商會聯合會通電之主旨也，其後有京市黨部與華北各黨部及南京工界抗日會等相繼作此主張，中央對此尚未置議，然所謂軍權統一之呼聲，將日趨普遍而尖銳，可預期者矣。

現代國家輒以元首爲海陸空軍大元帥，訂入國憲，我國訓政約法則制定曰「國民政府統率陸海空軍，」（見第六十六條）而國民政府組織法原有『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之規定，亦於第七次修正法（即現行法）刪除，故名義上今日並無統率全國武力之大元帥或總司令，而國政府之所以統率之者，別設軍事委員會，軍委會組織大綱，要點如次。

(一)軍委會直隸國府，爲全國軍事最高機關。

(二)軍委會職掌(甲)關於國防綏靖之統率(乙)(丙)關於軍費支配，軍實事要補充之最高審核，(丁)軍事建設軍隊編遣之最高決定(戊)中將及獨立任務少將以上任免之審核。

(三)設委員長一人委員七人至九人，又院部長等當然委員六人，委員中互選常務委員三五人，輔助委員長，

(四)關於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行，其他職掌事項，以會議討論決定後交主管部辦理，

此項大綱，決於去年三月六日之洛陽二中全會，不數日而中央政治委員會**決以蔣介石氏爲委員長，憶當時**路透社洛陽電曾傳二中全會議決嗣後軍委**會主席即中國海陸空總司令**，此說終未經證實，**然軍委長**予人之觀感可知，況如軍令獨責之委員長，而其他職掌決於會議，相形之下，軍委長之權**威，自得主宰三軍亦可知也。**

國家法令，必因時制宜者也，二中全會集會洛陽之日，即强寇侵擾淞滬，國府避難北遷之時，當時受國防綏靖之統率於軍委會，授軍令全權於軍委長，是軍委長秉有統一指揮之大權，負有抗敵禦侮之重任，蓋自始而既然，謂以祇差總司令三字而事權不一，敵寇猖披，當非確論，全國商聯會與南京市黨部等之所大聲疾呼者，固非僅此一端，而各方所應響者，集中於軍權統一云云，結癥詎在斯哉。

商聯會之言曰，置全國於作戰統制之下，京市黨部之言曰，請任命蔣中正同志爲陸海空軍總司令，並授權蔣同志，直接指揮與軍事有關之全國一切行政機關，以利抗日云，是問題還在統一軍權之上也，夫今日之爲戰時，戰時之必須置全國於作戰統制之下，豈有疑問，然國人所最欲問者，戰時狀態與戰時空氣之形成，以制度爲先乎，各國戰時統制之先例，授之一人乎，操之政府乎，此而不能作正面之肯定答案，則請明辨其見解，修正其提議，曰鞭策中樞，爲變換現狀至戰時狀態之核心，爲滿布戰時空氣之動力，然後推之全國，率全民而戰可也，今之行政院長猶在禮讓之中，去戰時狀態戰時空氣不太遠歟，政府之不健全若此，何來三頭六臂之總司令負起前方後方，安內攘外之重任耶？

（錄三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

◇　◇　◇　◇　◇　◇

代日本退盟加一清算

日本退盟案，業於昨日樞密院大會在日皇親臨之下通過，復經日閣議最後決定日皇正式裁可後，即於當日電達國聯秘書處，通告退出。是日本自今日起，開始與國聯絕緣，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止，始能斷絕關係，蓋無可容疑者也。吾人對於日本退盟問題，迭已爲文申論，此時固無須多所辭費。惟是日本此次之退盟，就其自身而言，究果爲利，抑果爲害，吾人試以客觀之立場，爲之加一清算，以正告於東鄰明達之士，或亦不容已之舉歟。

第一，在日本之宣傳，謂此次退盟，乃與既往十數年攜手之國聯分袂，拋棄從來所採之國聯中心外交政策。而入於自主的協調外交者。換言之，即日本退盟之後，不必以國聯爲中心，追隨英法之後塵，以決定其被動的外交政策，直可以自主的意思，與某國妥協，與某國結合，以運用其外交手腕。夫遠且不論，日本自九一八以來，其對華外交之政策，果以國聯爲中心耶，果追隨英法之後塵耶？又果爲被動的之政策耶？此其答復，吾

入皆可斷然應之曰否。蓋兩年來事實之所昭示於吾人者，日本之對華外交，固早已自由自主，國聯盟約撕毀無餘，英法步趨，業置已久。不必待其退出國聯，始可以自主也。然則日本之爲此宣傳者，意果何在乎？曰，日本之所謂自主的外交，毋寧謂之武力的外交，既欲無視一切，不惜與世界爲敵，至達其縱橫直搗，侵略中國之目的也。日本之所謂協調的外交，毋寧謂之秘密的外交，即欲勾結英美，平分平太洋霸權，以達其壓迫威脅瓜分中國之目的也。然而日本亦不思之甚矣。夫內田之「焦土外交」，與荒木之「戰鬥準備既成」，固不啻爲所謂「自主的外交」下一眞諦之解釋，顧內田與荒木，終亦不敢下「縱淪爲焦土，外交亦必勝利」「縱與世界宣戰日本亦必操勝利之權」之斷語，則所謂焦土外交者，亦不過表示日本之決心而已。日本目下之心目中，其假想敵不外英美俄三國，而据其軍閥所推斷，則英不欲戰，美不敢戰，俄不願戰，故乃認爲此時係千載一時之良機，不惜賭全國之武力，示焦土之決意。然而國際形勢，是否如日閥之所推斷而不轉變，中華民族是否亦如日閥之所辱視而不自奮，則日本似乎均未見及，是其所謂自主的外交，殆係促其滅亡之猛烈藥劑。而日閥轉甘之如飴，此吾人以客觀之立場所不勝爲日本人民焦慮者也。抑日本欲以秘密勾結之手腕，眷戀於英日同盟之往事，謀與各國個別的妥協，平分太平洋之霸權，然今日之國際情勢，已非如大戰以前，而日本之眞面目，又已完全暴露於世界，吾人可斷定各國縱愚至愚，亦不至欣然接受日本之提議，則日本除表示其「單戀」而外，將益陷於孤立之立場而已。

第二，日本宣告退盟之後，南太平洋各島嶼委任統治問題，必將隨之而引起糾紛，乃爲顯著之事實。吾人對於此事之法理根據如何，歷史背景如何，且暫不討論，特據近日各報之所載，則德日之間，或有因此發生齟齬之可能，而美國對於日本之不肯交還，亦復責言交至，國聯之不能聽任日本主張，默不一言，亦自可想像而得。是故日本縱使以現實佔領爲詞，不肯將各島嶼交出，各國及國聯，縱使不願以武力壓迫，無法令日本交還，然而日本與德國發生齟齬，與美國益將交惡，與國聯尤不免正面衝突，試問其退盟之所得，究在何處？

夫日本之退盟，其利害得失，既已如上所述，顧彼邦人士，寧無遠大之眼光，而獨不爲縝密之考慮者，蓋日本今日，一切均受軍閥之支配，憂時之士，雖欲言而有所不敢也。是故吾人於代日本退盟精算之後，可發現如下之結論，即「日本之退盟，從任何方面觀察，均無所得，且祇擴大其國際之糾紛，益陷于孤立之地位，惟其所以必出於退盟者，即不啻向世界發一聲明，表示其有與世界宣戰之決心」而已。嗚呼，吾人固抱懷和平主義者，即日本大多數人民，亦莫不驚心觸目於軍閥之侵略者，即世界各國亦莫不奔走呼號努力於永久之和平以挽救危機者，然而日本軍閥，必欲斷和平樞機，藏戰爭枷鎖，以自桎梏且桎梏於世界，實逼處此，吾人爲東鄰憂慮之餘，尚何言哉。

（錄二十八日北平晨報）

◇　◇　◇　◇　◇

日本通告退出國際聯盟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案，業於昨日由樞密院會議可決，即經通告國聯，至是日本之情甘孤立，已屬自外生成。今後日本是否益無顧忌，進攻中國？世界是否容其憑恃武力，破壞和平？兩兩對立，形勢益亟，吾人誠不可不嚴重注意之也。

按日本自經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經濟外交，諸博利益，國際地位，突飛猛進，一九一九年平和會議，分協約戰勝之光榮，儕居五强之一，參與改造世界之大業。當時西園寺實爲首席代表，而今之牧野內務大臣，次之，對於國際聯盟，固居手創者之列，今乃因國內軍閥之橫行，反動勢力之膨脹，被迫而大開倒車，回復鎖國時代，退出五十餘國之國際大團體，乃復冥行盲進，驕妄無極，宛若甘與世界公理不並立，此其心理狀態，令人莫測，然而詳加考查，則此舉依舊係軍人主動，是誠値得一述也。本來日本退出聯盟之說，自九一八以後，即見流行，然而元老持重，重臣穩健，內閣閣員，軍部先輩，反對此議者，亦大有人在。自萊頓報告書通過大會，事機益急而廟議不決，直至二月中旬，關東軍方面忽有代表，秘密回國，携有關東軍幹部二十七人連署之意見書，據云係鞭策當局，力主硬論，當局懾於軍人之威，如遇炸彈，周章惶恐之餘，內閣開會，遂定脫退之議。彼時曾有笑柄，宣傳一時，緣日本政友會在衆議院有三百餘名之議席，居第一大黨之地位，祇以軍人反對政黨，故未能獲得政權，近來齋藤內閣，困難百出，政友會之鈴木喜三郎，久有要求禪讓之運動。方脫退國聯爭議正盛之時，因元老重臣，多主愼重，鈴木與歐同調，以示迎合，某日有多數新聞記者往訪，鈴木宣布政見，唱導平和，詎意記者散會未逾一小時，政友會閣員之鳩山一郎，馳報鈴木，謂閣議已決，退出聯盟，其本人在議席首倡贊成。鈴木聞報駭然，亟招記者，重新談話，自謂適間所言，意有未盡，自埋自措，竟主立即退盟，且請記者易稿刊布。不料二次來者，人數不齊，於是次日各報，同一鈴木談話而內容正相反對，由此可見日本軍人之勢力，眞足以左右國策，而其政黨於國家之不忠實無責任，乃至可駭人聽聞。如此國家，根本不是二十世紀所應有，其開倒車，蓋不足怪。

日本脫退聯盟後之外交政策，據謂決立脚於自主公明與不屈之三標語上，將與美俄華三國整理從來之關係，而處處仍堅持其扶植僞國之錯誤政策，甚至將中，日，滿聯成一句，漫言提携，其爲夢囈，世界無人不知而日本獨斤斤道之，其妄其愚，可憐可憫。次國聯盟約上義務，在通告脫退後兩年之內，仍須擔負，故實際上對華問題，日本依舊應受國聯決議之束縛，而華府之九國公約，巴黎之不戰條約，日本固無脫退否認之餘地，故日本在形式上雖自甘暴棄，而各國在法律上絕對不能容許其遁世而獨立，彼之通告退盟，不過加重外交困難，增添世界惡感而已，於彼實有害而無益。此等顯然之事實，昭著之利害，日本元老重臣閣員政黨誰不熟知，乃竟畏葸苟安，不敢披軍人之逆鱗，爲國家策萬全，彼所謂有組織之國家固如是乎？雖然，日本今日政權，實際操於少壯軍人之手，宛若無韁野馬，橫奔直馳，殆莫知其所止。彼曹固認定方今世界多事，英國無暇，美俄無力，脫退國聯之後，更可任意侵略中國，發揮野心，故最近將來，中國國難，或將更趨嚴重。在此種狀態之下，中國對日，無話可說，計惟有拼命圖存，或與之偕亡耳，此我國上下所應猛省者也。

（錄三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新樂府

（陽岐生）

哀熱河

熱河九門之屏藩。委而去之同榆關。悵然燕雲一洒淚。何人請劍不生還。舉國盼復封疆地。棘門灞上眞兒戲。宣言誓死湯玉麟。忽然賣國吳三桂。二百餘車載財賄。鴻飛冥冥逃遠矣。張苴撲表稱將材。諸葛斬馬肅軍紀。步步退讓誰之咎。幾曾痛飲黃龍酒。三分天下一分亡。未聞將軍議戰守。國民滿腹懸疑團。握拳透爪哭國疆。願將照胆秦宮鏡。往照執政何心肝。

撲滿子

撲滿子。腰纏肥。大腹便便數十圍。口吸金錢甘如飴。牀頭玩弄驕兒妻。一朝打碎成塵灰。絕不憐愛拋汚泥。世間何物不堪爲。汝乃愚昧蹈危機。書空咄咄心悵惘。追悔當年作撲滿。後車之鑑前車覆。貪夫從此速自悟。撲滿能得幾時固。

關山月

古時一片月。高樓照思婦。今時一片月。荷槍軍中步。天下第一關。倭奴占未還。雙雙比翼鳥。飛落戰場間。夫婦枕雕戈。誓復舊山河。鼓琴增敵愾。舞劍起悲歌。翩翻芙蓉旗。駿馬龍駒肥。霜儼朝斬將。風厲夜突圍。戰罷同携手。繫馬營前柳。團圞天上月。照飲黃龍酒。



國風社選

述德篇一首贈禺生

子言

劉君產於粵。亦與下走同。四歲返武昌。(清光緒四年歸鄂垣)能述先世風節。公(兩臣先生)起拔萃。(道光己酉拔貢)作令粵之東。咸豐(元二年間)攝仁化。鉏纂去匆匆。巨寇旋陷城。烽火燭天紅。厚德必長世。(歷宰新甯河源大埔)更領大邑豐。(東莞潮陽)耄年守潮州。驅鱷韓江瀧。(叶)時當光緒初。致仕歸鄂中。公有藏書癖。出入必以從。皖北有詩針。(乾隆十三年無為吳秋岳明經元桂輯刊)灰燼荊棘叢。賴公獨攜出。不使蟫蠹攻。公子守文采。結交皆喬松。感舊識冒君。(鶴亭亦產於粵)談皖及藐躬。發篋肯假示。枉駕意何隆。中有我祖詩。(詩針中有先太高祖對池公詩四首)百年得一逢。再拜感君意。賦詩藉郵筒。

退谷尋詩圖為姚肙莽題

伯臧

佛家平等觀。何物賤與貴。此心空諸有。形色皆其贅。拘拘較方圓。已落第二義。(猗玗子嘗云甯方為皂勿圓為卿肙莽深契此言)漫郎酒隱處。是我宦游地。憶昔落黃州。(壬寅癸卯間監榷黃州)谿山日夕對。久隔武昌魚。蒼茫從換世。宙合方墋黷。巖穴走魑魅。携家住桃源。此願甯得遂。姚侯冰雪胸。滿貯寒溪意。息壤良未忘。寫圖用自媚。醜好不百年。興衰博一喟。西山纙樽在。不如且沈醉。一醉袪萬慮。吾亦舍文字。

次均纕蘅癸酉元日之作兼懷範之

山腴

身經浩劫尚為人。獻歲開春不見春。忽喜新詩慰吾眼。豈無長策濟官貧。梅開東閣知吟興。酒泛西園接上賓。聞訊歎樓賢舊尹。過江名士等僑民。

讀廣雅詩集二首偕仁先學部作

瀏伊

晚年諷諭早殊知。八表蒼茫有所思。不合時宜如此腹。欲回天意託微辭。及身已定千秋業。絕筆懸為落日悲。手稿裝成公屬纊。驚心夜半隕星時。(公病中刪定詩稿促即付印欲及身一見彌留前數刻印成函裝一部余告公孫厚璟慮公見之神明搖奪不敢進翼日遂陳)

於几筵以告

門館無私白日閒（公宅榜十剎海春日榜門帖云朝廷有道靑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開）易實甫集句也看山拄笏渺當年種松已作支離叟繞屋猶開自在蓮（公所至愛種松兼愛種荷種蓮在樞府日於六郎莊直廬介村農種荷十畝畝給銀十兩）余為消夏詞有句云相公不當淸風買一畝荷花十萬錢遺事魏公傳別業新祠楚國祀先賢相逢曹掾都霜鬢再過西涯意惘然

兌之四十生日時值癸酉花朝　季武

功父勳華世所看侍談記接鯉庭歡當年置膝王文度今日彌天釋道安往夢蘭臺同給札淸名蓮幕喜移官生才不及承平日猶有將軍禮數寬巢痕掃盡舊京塵又見槐柯一局新時事正資籌筆手橫流未老著書身眼中文物高三楚夢裏興亡閱幾秦滄海携家兼吏隱花朝月放酒懷春

雪後在揚得纕蘅癸酉元日詩次均寄和　叔鈞

西來費密本羈人（淸初蜀人費密因避亂客揚）未辨迎年作好春鉦火際宵疑入夢瓊瑤匝地不辭貧子猷待放山陰棹文舉猶虛坐上賓何日郵筒傾蠟酒浣花谿上兩閒民（元旦游浣花溪成都遺俗）

題安公詩卷　什公

早追溫李擷芳妍晚愛文昌與樂天介子（僧若）亦曾參四子故知詩法有家傳

二月十五日作　映盦

道是花朝柳未靑雨絲雪片晝冥冥日車不送陽和至遮莫中間隔水星

塞垣春（題遐庵所藏王晉卿詞卷）　夢坡

燕席飛絃管記賓繪風流遠離章襲錦鳳臺擢羽春叢鶯囀賸筆花豔帶歌塵軟料拍點闌干遍望天涯多芳草續騷心事難遺　淸麗比南音王張意還照詞苑翰墨古芸緣正香定深院認滄桑幾許題識詩書畫合珍烟江卷綠橘賦秋美半淞閒得翦

風入松（壬申除夕）　倬盦

滞寒鼓角度今宵殘臘盡弓弢關河淒緊征人苦想深閨夢斷嬌饒淺盞無情自酌長檠有恨頻挑　悠悠南北送旌旄何日繫天驕崑崙雪夜封侯覓漫相期昨暮兒曹靜掩羅幃不許春心微見梅梢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校靖康要錄跋（續）

其時臣僚中亦有心怵虜禍昌言極論者如胡舜陟督責大臣疏有失今不爲恐無及矣之歎程瑀論遣使燕山疏言將不素養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蓄器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圖回於半載而坐抗封家長蛇可謂難矣程振亦言邊備廢弛軍政垢玩宜外務講和而內嚴守備以徐議刷恥呂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而其最劇心怵目者莫如李若水奉使軍前劄子極言僞劉欠金銀歸朝官歲幣三鎮四事宜參酌羣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其時主戰最力者無如李綱前後疏凡十數上極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祀安危殆未可知是邊衅之不可輕啟軍備之急宜厲修當時固有深憂極慮知其禍之不可倖免者矣無如當宁闇懦羣下媮安和戰兩途舉棋不定城下之盟已定誓書許割三鎮敵退遂爾渝盟且既知三鎮不可失矣則繕甲厲兵以圖抵禦猶可言也乃虜騎既退上下宴然以爲無事金軍使副不絕於途先罷諸道所起兵以妨梗和議已而議租稅議五輅議尊號往復遷延且復拘尼瑪哈使臣通余覩蠟書以挑之金人怒而興師進圍太原猶遣王雲劉岑李若水連翩出使以求緩師迨太原已破和議益亟因詔罷西南勤王之師至陷眞定攻中山舉朝震駭始議置四道都總管府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幷堅壁清野令尚書省議三鎮棄守卒之三鎮不足進而許割兩河而金人兩路合兵出眞定長驅而薄城下終於殘毀城池宗廟俘虜君臣妃后宗族以去大抵靖康之世君闇臣庸議戰則力不能抗議和則心所不甘兵至罷主戰之臣以謝之兵退罷主和之臣以挑之戰不勝乃祈和和已成又思挑戰初則忽戰忽和繼則且戰且和終於不能戰又不能和舉國游移而莫決敵復多方以誤之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終趨

於滅亡而已嗚呼披觀史册國家敗亡之禍覆轍相仍持國政者值危疑震撼之交宜衡量彼己以決進退之策言戰則合全國之力以赴之言和則樹十年之計以待之愼勿徘徊路歧曠日引年坐致後時之悔爲讀史憑弔之資斯幸矣

或謂欽宗恭儉自守承衰敝之後忽搆强鄰遂罹播遷之慘其際遇殊可傷豈宜苛責然余觀其行事則亦愚騃怯懦之人耳假無外患亦非守成之主也聶山奉使帝以曾夢兩日相逼遂改名昌以厭之李若氷奉使帝以弱兵之兆不祥至改名若水始遣之彗出紫微垣乃云應在虜敗且虜騎圍城之際而信任邪說使郭京募六甲奇兵劉孝竭募北斗神兵終致喪師延敵庸妄无識至此可爲悼歎此與何㮚之入虜塞吟詩（對虜使歌細雨共斜風作輕寒）李邦彥之綴俚語小詞（邦彥美風姿善謳吟自言賞盡天下苑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都人呼爲浪子宰相）可謂君臣一德矣附錄簡末以廣軼聞

癸酉正月二十四日藏園居士書於暘臺清水院中時偕彥明允趙君愚傅玉亭入山散放賑米

靖康要錄校記用十萬卷樓叢書本

卷一第二十一葉十五行、牟駞岡下脫四字、

牟駞岡者

卷一第二十三葉十五行、道官樂官下脫十三字、

官經入內醫官輩幕士忠佐並應

卷一第二十九葉八行金二十餘萬兩下脫八字、

銀四百餘萬兩

卷三第十八葉二行秉義爲一等下脫十四字、

忠訓忠翊爲一等成忠保義爲一等

卷三第十八葉八行除正任下脫六字、

者并只除正任

卷三、第二十二葉、五行、奉聖旨上、脫五字、

惟陛下財幸下又脫今後聖旨四字

卷三、第二十六葉、十一行、文臣中大夫下、脫五字、

轉太中大夫

卷五、第二十七葉、十一行、更不施行下、脫二十二字、

知懷州霍安國知密州郭奉世近降再任指揮更不施行

卷六、第四葉、十四行、或衆所謂下、脫九字、

不可而必用或衆所謂

卷八、第十八葉、四行、辨利與害下、脫二十字、

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

卷八、第二十五葉、十八行、則四夷知畏上、脫十八字、

則諸將効命斬一姚古則六軍奮勵斬一姚古

卷十、第十葉、十七行、使天下下、脫五字、

無可任之將

卷十、第十一葉、二行、而又盛焉下、脫九字、

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

卷十、第二十七葉、七行、莫不如此下、脫四十一字、

言官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人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挽引惟効京攸專權跋扈不知先

卷十二、第三葉、十七行、即降睿旨上、脫七字、

伏願以宗社爲念

卷十二、第十三葉、八行、塗炭之中下、脫二十字、

敵纔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辭厚幣

卷十二第二十一葉三行皆退遁下、脫三十四字、

可以當鐵騎於是廣造戰車其制獨輻雙輪四小而一筦籬運之於前以禦賊馬之衝突

卷十三、第九葉二行蔡京之客下、脫十七字、

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軒輕事機而京尤喜之

卷十四、第十葉、十八行、速行撫諭下、脫三十四字、

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差曹輔遍行撫諭

卷十四、第十二葉、十五行、以安衆心（無心字）、下脫四字、

旣復安傳

卷十四、第十四葉、十二行、號令也下、脫四字、

萬一號令

卷十四、第十八葉、十七行、檢視府藏下、脫四字、

稱承庫藏

卷十四、第二十三葉、十七行、嶽猷閣待制下、脫十四字、

宣撫判官李綱至懷州嶽猷閣待制

卷十五、第三十九葉、七行、吏部尚書下、脫八字、

王時雍同戶部尚書

卷十六、第十三葉、十二行、女眞犯闕下、脫十九字、

革自關中勤王二月遣騎渡河北去今兵圍遼州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輝北縣志			
東豐縣	東豐縣志			案光緒二十八年設東平縣、民國三年改東豐縣、
西豐縣	西豐縣志			
西安縣	西安縣志略 不分卷 宣統三年 知縣雷飛鵬修、雷字仁篆、有雷飛鵬自序、 雷飛鵬湖南嘉禾舉人、 宣統元年任、	凡目十二、一建置篇、二監獄篇、三地形篇、四戶藉篇、五自治篇、六財計篇、七保衛篇、八教育篇、九實業篇、十禮俗篇、十一叙志篇、	北平遼寧涵芬徐匯天春	案雷飛鵬序、宰斯土者、孟憲彝於光緒三十二年即有著錄、三十四年王孝偁討聞於邑紳段盛梓、有續纂、飛鵬以宣統元年九月來代、於是以前纂者段盛梓重加校正、孟憲彝永清舉人、光緒三十二年任、王孝偁會稽舉人、光緒三十四年任、
柳河縣	柳河縣志			
金川縣	金川縣志			案民國十八年析柳河地設金川縣、

輝南廳志

宣統元年

知縣薛德履修、　薛德履

宣統元年任、

據民國縣志未見案宣統元年析海龍地設輝南直隸廳、民國二年改縣、又白純義序、宣統二年、太守薛仲和(德履)設治伊始、即著廳志、

輝南縣志四卷

民國十六年

知事白純義修、與京于鳳梧纂、有民國十六年白純義自序、又于鳳桐自跋、白純義興京人、民國十三年任、

卷首序文、例言、編修者姓名、卷一疆域、(位置、幅幀、邊界、區劃、山川、城鎮、土質、古蹟、名勝、道路、物產、氣候、)卷二政治、(沿革、政績、教育、警察、保甲、區村、市政、團練、清鄉、財政、選擧、外交、司法、電話、電報、郵政、水利、林政、金融、衞生、消防、教育、)卷三人事、(民族、戶口、選學、農業、商業、礦業、漁業、林業、墾務、醫業、宗教、禮俗、語言、外僑、)卷四附記、(人物、藝文、建議、歌謠、軼聞、跋、)

北平故宮遼寧天春

昌圖府志 無卷數

凡六章、一疆土志、(經緯

涵芬徐匯天春

案同治三年、改昌圖額勒

宣統二年
知縣洪汝沖纂、有宣統庚戌自序、洪汝沖寧鄉人、宣統元年任、

昌圖縣志 無卷數

民國五年
知事程道元修、西豐續文金纂、有民國四年續文金、五年程道元自序、程道元香山人、民國元年任、

度、面積、道路距離、沿革、山川、土地、戶籍、氣候、)二政治志、(官治、自治、財政、巡警、學校、司法、軍政、外交、宗教、善舉、祀典、)三實業志、(農業、工業、商業、)四交通志、(文報、電報、郵政、舟車、)五風俗志、(普通習慣、市井習慣、訴訟習慣、士紳習慣、傭率習慣、)六人物志、(忠勳、孝義、節烈、職官、縉紳、鄉型、)

凡十八編、一志天文、(星野、災祥、時令、)二志地理、(沿革、經緯度、面積廣袤、陸路距離、航路距離、中俄鐵路、經行距離、本竟鄉屯陸路距離、疆域、山川、要衝、形勝、區域、集市、里社、古蹟、勝景、紀事、)三志建置、(沿革、城池、公署

北平故宮遼寧天
春

充理事通判為邊海撫民同知、光緒三年升府、無附郭縣、領州一遼源、縣三奉化懷德康平、是志祇編本府事蹟、不及屬州縣、民國二年裁府改縣、

、地局、學宮、壇廟、監獄、官道、津梁、公園、義田、壟基、學額、學產等、）四志祀典、五志官職、六志政事、（分科、司法、學校、巡警、保衛團、司法、巡警、自治、外交、）七志財計、（國稅、地方稅、） 八志教育、九志實業、十志慈善、十一志交通、（舖司、文報、電報局、郵政局、電話局、陸路運輸、水路運輸、）十二志宗教、（釋教、道教、天主教、耶蘇教、宗喀巴教、回教、）十三志戶籍、（滿籍、蒙籍、漢籍、回籍、客籍、）十四志禮俗、（士習、農習、工習、商習、冠婚喪祭、） 十五志物產、十六志人物、（前哲、忠勳、孝義、節烈、鄉型、流寓、英靈、逸才、）十七志選舉、十八志藝文、

隨筆

凌霄一士

宜黃歐陽幼濟（溱）以「見聞瑣錄」相贈，其先德宋卿先生（昱）所著也。先生爲同治癸酉拔貢，歷居大吏之幕，足跡甚廣，著述甚多，尤喜採訪當世事，爰有「見聞瑣錄」之作，皆同光間耳聞目見，史料珍聞，名人軼事，可供考鏡，而有關國政民生人心風俗者，言之最詳焉。其記候補官情形云：『軍興以來，捐職之濫極矣，而捐職之苦亦極矣。各省候補州縣佐雜，動數千百，安得有如許署缺，如許差委？故督撫亦窮於調劑，於是十數年未得一差委，數十年未得一署事者。捐職中惟道府多巨富。道員到省後，督撫以其官大本大，無論何人，均有一差，每月薪水銀百兩，或五十兩，由釐金項下支取。知府二三年中，亦必有差遣。最苦州縣佐雜耳。州縣中巨富甚少，貲財盈萬者，養尊處優，詎肯捐此職？即有，不過十之一二，故中戶最多，罄家貲數千金以捐之，不顧其餘。至佐雜中，則中戶亦少，多下戶讀書未成之人，與遊幕無業之輩，邀親友斂銀二三四百兩，捐此職到省，初皆謂可獲數倍利以歸，及至需次已久，資用乏絕，罄家產者無從接濟，邀親友者無顏再告貸，典質俱盡，坐以待斃。予最愛丁雨生奏捐職情形數語，謂：「在省候補十數載，貧苦已極，一旦得一署事，又僅一年，於是前十數載需次之費，皆在此一年中補償，後十數載需次之費，皆在此一年中儲積。此時如委羣羊於餓虎之口，雖有强弓毒矢在其後，亦必吞噬而有所不顧；故今日欲求吏治，非先止捐納不能也。」斯言眞能洞達其情，不可以人而廢之矣

。（按著者不滿丁日昌之爲人，故云。）雖然，猶有所未盡者。予見近日候補州縣，貧至饔飧不給，餓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重債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計，於是有放官債者，謂之「賭子」，言以此爲賭也。「賭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後放之，非是則不放。其在富翁，則放銀三四五六百兩，議署事時爲帳房師爺。息銀二分，或二分零、俸銀二百兩，百六十兩，百二十兩不等。帳房出息，或平分，或三七分，或全歸師爺。彼時急於得銀，惟命是聽，預先立一關書，所議一一載明，交「賭子」爲憑。其在僕人，則名目甚多：有放銀三四百兩，議爲稿案門上，管一縣訟獄者，議爲錢漕門上，管一縣徵稅者；其次放銀一二百兩，議爲簽押門上，管一縣案卷者，議爲辦差門上，管一縣雜役者：亦書議字，別立借票，其息較重，在三分上下 及委署到任後，彼輩皆如議而來。需次久而借債多者，則署中皆「賭子」。邑有訟事，通賄受賂，顛倒是非，挾制主人，不得不從。缺稍優者，或半年數月，計本利歸還，可退出之。如其瘠缺，既不能償清，即恐卸任到省後思貸錢無人肯貸，故不得不忍氣吞聲，任其所爲。在帳房師爺以一本得三四倍利歸，或有良心，與門丁通同舞弊者尚少。若門丁輩，如狼如虎，實爲魚肉百姓飽其欲壑而來，並非貪放債之息而來也，故州縣爲所挾制，往往有支挪公項以還私債者，有聲名狼籍嗟怨載道者。捐職豈皆無天良不顧爲好官之人，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耳。然尚有本分之人，債亦借不到手，至飢餓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稟某候補縣死，方伯委員往驗因何而死。回稟曰：「某員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實凍餒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褲，牀上惟眠一破席，被帳俱無。有一老僕，臥在地上稻稈內，又飢將死矣。」方伯惻然，發錢三十串殯殮，又發錢十串，以救其僕。甚矣其苦也！予又見四川劉制軍奏：一候補知縣飢寒不堪

吞烟自盡。其人係旗員，素性質實，不善夤緣鑽刺，到省十年，未獲差遣，故至此。又聞小嚴年丈（按梅啓照也）說：「蘇州有一即用知縣，湖北人，生性迂拙，不識應酬，到省二十餘年，不惟無署事，並未得差遣，孑然一身，典質俱盡，遂自經而死。」（按即用知縣非捐職也，惟不得差委由於宦途擁擠，宦途擁擠由於捐職衆多，其影響正自一貫耳。）此三人者，予所見所聞也。外此未經聞見者，尚不知多少。吁，可慨也矣！然州縣候補，尚有借債一途可設想，若佐雜謂之「小老爺」，十數年輪署一缺，所出息，多則八九百串，少不過三四百串。誰肯以銀放之？兼大半嗜洋烟之人，故其苦尤不堪言。予在署中，見佐雜上衙門時，面多瘦而黃，頭多俯而下，帽靴多十年前物，袍褂多三十年前物。嚴寒無一人服皮服，綿袍綿褂亦或補綴十數處，甚有被夾袍夾褂之人。出署，則帽靴袍褂，以一巾包裹，自提而歸，罕用僕者。此亦所謂官者也。值冬月杪，忽有一候補巡檢稟辭。時雨雪，我被皮衣，圍火爐，猶覺冷甚，而某員身僅一破夾袍，外加一紗褂，兩袖與前後開無數縫，內用黑紙粘住，戴破涼帽，頂烏色，無靴，鞋亦破，寒極而顫，兩足立不穩。方伯問何往，不覺涕泗長流曰：「一身飢寒已極，妻子又凍餒將死，無路可生，止有求死一法，欲稟辭往陰府耳。」說畢，眼涕鼻水，滴鬚上，已成冰。方伯憫憐之甚，先慰之曰：「俟有差事出，即當委汝。」旋發銀二十兩，命僕隨至其家觀之，見住一破屋中，妻與子女五六人，臥在一床，俱衣破單衣，餓已兩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其苦可謂極矣！向無捐職一途，彼亦不起此貪心，早習他業，以養此家室矣。予又見州縣委署時，委牌將下，即有薦師爺者，多則百人，少亦六七十人。其中有情不能却恐開罪於人者，則送乾脩者半，請到館者半。外又有三大憲幕友明薦乾脩者，更不敢拂其意。此風江蘇尤盛，故一官履任，到館師爺有二三十人，

送乾脩師爺有二三十人。此一項約耗去二三四千金。又有薦家丁者，多則二百餘人，少亦一百餘人，抵任後派定事件，以所派事不副所望，便辭去，亦必給以盤費，然所留總有七八十人。每人一月給火食六七十枚，一年須耗去千餘金。故萬金上缺，二項幾損一半，加之餽送上司，應酬同僚友朋，往來委員大差，所損又不止千百金。倘平日負欠三四千金，雖上缺亦不能償淸，又何論中缺下缺乎？然吾獨怪幕友家丁之何多也，亦可見今日貧窮之極矣。幕友有士人，有非士人者，無路謀生，均入於此以餬其口，亦無可奈何之計耳。家丁則皆無業游民，甘心爲僕隸賤役者。又有食洋烟之人，已成廢物，別無生路，迫而出於此者。嗚呼！民窮財盡，夫其天下小故？予不勝杞人之憂矣！』仕宦途成餓鬼道，勝讀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矣。「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寫「小老爺」諸狀，窮形盡相，胡適之「官場現形記序」，以爲「眞可算得是全書最有精采的部分」，頗允；可與此參觀。第四十三回中之『其時正是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其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着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着「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於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做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一些一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掛下來，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裏擦抹。』云云，與「瑣記」所述佐雜上衙門情形，尤足對照。「瑣記」此篇所述，各省類多如是，特程度有不同耳。「賭子」亦作「肚子」，所謂「帶肚子師爺」，「帶肚子二爺」也。捐官之例廣開，最爲晚淸秕政，故此篇痛切言之。至深以「民窮財盡」爲慨，今日尤當懍懍也。

勘誤

（四期）二頁下三行「人，」誤「人？」三頁下三行「以經文」誤「其經文」十一行「粹」誤「綷」四頁下十六行「梁之所議」誤「之所議」五頁七行「奉旨」誤「奉首」十八行「久沿」誤「久延」（五期）二行「書」誤「書」二頁下十八行「悉秉」誤「番秉」（六期）下第四行「同考」誤「國考」二頁下二行「周知」誤「固知」（七期）三頁「舊傳」誤「舊傳」（八期）二頁十二行「閒」誤「閩」三頁五行「致曾劼剛公子」誤「曾劼剛公子致」十四行「致賻」誤「賻致」（十期）二頁末行「廷寄」誤「延寄」三頁二行「盼」誤「盻」下八行「定制」誤「制定」（十一期）三頁二行「多言」誤「多事言」下八行「降調」誤「降調調」

粉影（續）

飛虹

羣衆像一影暮色裏的烏鴉，
他們又在把我的弟兄們屠殺。
那氷冷的鬼影子的鎗刺上，
開放着火熱的血花！

我的神經驟然失掉知覺，
心頭泛起沈鬱的狂潮！
身上燒起沸騰的灼熱，
眼裏點着白熱的火苗。

這灼痛的傷痕，
算了什麽？
我還要走上我隊伍前的第一個，
我們的敵人還有很多！

宇宙已成昏黑，
空氣已在沈醉；
心頭只有一微光螢。

一朵顫動的玫瑰！

一個聲音打破了這灰色的昏沈，
軟軟的像一個春天姑娘的笑痕，
又像一隻琴鍵在那兒跳響，
是幸福呀？在輕輕的輕輕的敲門！

這柔媚的聲響，
是我愁裏的微笑，
每天我在靜靜的等着，
啊：我的心突突在跳！

一朵晴空的薄雲，
夢一樣的在幻化，
一張不着色的圖畫，
永遠的永遠的捉不到她！

潮一樣的傾倒出我的愛情，
她給了我一個心的答應。
我停住了我的氣息靜聆；
聽不出那是一個什麽聲音！

我只要一個字——一個是字；
而這個字她終於不能說出，
她說話的音調，
永遠像一串斷了線的珍珠。

有時我在啜泣，
而她像幽蘭一樣的沈默；
她說她在更哀傷的泣哭，
而這淚珠是流的心淚。

她揩乾了我的眼淚，
像哄她頂小頂小的弟弟，
她說，如果我不再哭，
她將給我一些什麽甜蜜。

她講：對於我是那樣感到有趣，
不見到我時就像丟掉什麽似的，
她屢次同我調皮，

說我是一個頂好玩兒的小東西。

這個夢——
烟的影子，
越淡越漲越稀，
最後是一個茫然的空虛。

六月天的湖上，
夜像一個黑的幕帳，
星兒在那兒嘲笑的秋眼，
我和她在緊緊偎傍。

湖面上吹送着涼涼的夜風，
啊！不按着歌譜的音樂！
你聽！這心與心間的彈奏，
啊！親愛！我真的醉了！

我又讀起來我那篇草稿，
那寫了又塗了又寫的一個愛字，
她永遠不答復一句話，
她的答復是一個微頷，媚笑，甜的氣力。

我燃燒起我的信仰，
用火填滿這個空虛！
燒掉了這粉色的嘆息，
從這個愛愁的網裏掙扎出去！
戳破了這個昏醉的寮園，
看那些跳躍的火亮！
亮的星兒在那兒跳舞！
紅的歌唇在那裏歡唱！

看！力與力的交響，
看！血與血的迸流！
看！束縛下的奴隸！
看！絞架上的死囚！
看！死一樣的空虛！
　血一樣的兩點！
看！風在那兒怒號！
　電在那兒放閃！

　摑緊全宇宙，
　[illegible]，

啊：死的牙齒，
　在接接發抖！

上面是燈和酒的歡遊；
下面是獰鬼們在出汗。
燒啊！燒啊！燒啊！這藥線！
炸啊！炸啊！炸啊！這炸彈！

雷在狂吼！
地在顫震！
火的怒搏！
潮的激憤！

燕子！燕子！
春的消息！
春的消息，
一隻燕子！

她睜大了她那美麗的眼睛——她在驚異！
她溫柔的手指觸着我的額頭——啊！你是瘋子！
就是這樣的收煞了我的火一樣的戲劇，
我狂大[illegible]！

她說：你的話我都是喜歡着的；
但是我是這樣一個軟弱的女兒……
她又問我：是不是覺到有點兒發燒？
那麼輕輕兒的揩去了我的眼淚。

早晨我們在碼頭上看見一羣苦工，
死屍一樣在水門汀上瞌睡，
她講：我也覺到他們是可憐；
但是我頂怕那一股子臊味！

我們走進了那頂大的百貨店，
店員們是那般的時髦恭敬，
出來時她親暱的告訴給我；
——他們是在勞働神聖！

我們走進了一個游戲場，
我教她去打汽鎗，
我想不到她打汽鎗竟會準到那樣？
那姿式像一個勇敢的兵士伏在戰溝裏打仗！

我告訴了她什甚是戰壕，
我讚美她；這樣你可以放很準的鎗礮……
她輕快的噓住了我的嘴：
——『聽吧！你聽！我在心跳！』

我憤怒着愛傷着和她離開，
她又夢一樣的走了過來！
——原諒吧！請你原諒……
但是我是這樣一個軟弱的女兒……

那是一個夜鶯唱的夏夜，
她忽然跑來伏在我的懷中，
她哭泣的是這般哀痛，
她說她對於我有了愛情！

你走回，牠却緊緊的追逐着你；
你追逐牠，牠又悠然的逝去。
我只是漠漠然的
給了她一個輕輕的開絲。

但是我是有着海一樣的愛情，
這是一個銀色的美妙的甜夢；
但是我將被一個什麼驚醒，
唦！心的甚角上是針一樣的刺痛。

這潮浪呀！像鏡一樣的清淡，
潑剌的被一條魚兒把泥沙攪起，
一個暈旋慢慢的蕩漾開去，
這憂鬱下月兒一樣的幽寂。

我同她已經有幾天不見，
心裏感到一種茫然的平淡；
這平淡又變成憤激，
我的心啊！像在預備放的炸彈。

我預備下好多氣話，
打算見面時把她痛罵，
今晚她那麼興奮的跑來，
見到我時似乎有一點駭怕!?

她像每次一樣的撫摩着我的長髮，
她求饒恕的眼像兩粒亮晶晶的小星，
唉！我的炸彈，我的炸彈喲！
終于沒有響出蚊子叫的音聲！

她忙碌着給我戴上便帽，
又彈去了我身上的塵土，
——走吧！兵哥哥！
我要你同我去跳舞！

我感到她的每個要求每個動作，
都帶着蒺藜一樣的軟刺，
我終于無抵抗的
拿起來那根文明八棍。

心裏是蒸籠一樣的煩燥，
像有什麼音聲在耳傍響叫，
華美的生物們都給了我侮辱，
眯眼的電燈是在對我嘲笑！

噢！這粉色的雰圍，
這墮落的世界！
這兩足獸們的
銷魂的深夜！

這低靡味的聲響；
這浮冶的肉香；
這玫瑰紅的血酒；
還有慘慘的讌觴。

她那兩個舞伴在那兒等好，
她那麼欣喜的給介紹了，
他們那臉上浮着齷齪的假笑，
那髮上的油光可以把蒼蠅滑倒。

我驟然的覺到一種憤怒，
我要講這定然不是吃醋。
這是些骷髏在陰影裏跳舞，
我走進了一座古代的墳墓?!

窮苦大衆的創傷，
難道就是爲了這羣艷屍們的歡暢?!
我心裏燒起戰場上的那種敵愾，
我要立刻的把機關鎗向着牠們開放！

我只向他們投擲了一個瞥視，
便從這個鬼的歡聲中走開，
我走着這暗淡的栢油馬路，
她在喊着，像幽泣似的喊着跟了出來。

我鎮靜的喝了一杯[illegible]茶，
她又在溫柔的撫了我的頭髮。
她問：你這樣是爲了什麼？
我是爲了給你過快樂的克利絲瑪！

——什麼是聖誕節？
牠不能，存在，在我們的世界！
我不能忍受這
酒杯裏盛着窮苦人民的血！

最後她給了我一個媚笑，
我也覺到輕鬆些了，
我只要這個笑，
對於她，我沒另外一點什麼需要，

我爲了補足這個缺陷，
這個比打衝鋒還要困難，
我可以把天講得轉轉；
但是她不能理會我一個意見！

（未完）